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明朝哲学

李贄 著

焚书

(下)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焚 书

(下)

〔明〕李贽 著

目 录

焚 书

卷四 杂述

解经题·····	160
书决疑论前·····	161
解经文·····	162
念佛答问·····	164
征途与共后语·····	164
批下学上达语·····	166
书方伯雨册叶·····	167
读若无母寄书·····	168
耿楚侗先生传·····	169
题关公小像·····	173
三大士像议·····	174
代深有告文·····	177
又告·····	178
礼诵药师告文·····	179
移住上院边厦告文·····	180
礼诵药师经毕告文·····	181
代常通病僧告文·····	181
安期告众文·····	182

告土地文·····	183
告佛约束偈·····	184
二十分识·····	186
因记往事·····	187
四海·····	189
八物·····	190
五死篇·····	195
伤逝·····	197
戒众僧·····	197
六度解·····	198
观音问十七条·····	199
豫约小引并六条·····	210
寒灯小话计四段·····	223
玉合·····	227
昆仑奴·····	228
拜月·····	229
红拂·····	230
卷五 读史	
曹公·····	231
杨修·····	232
反骚·····	233
史记屈原·····	234
渔父·····	234
招魂·····	235
诫子诗·····	236

非有先生论·····	237
子虚·····	237
贾谊·····	238
晁错·····	239
绝交书·····	241
养生论·····	241
琴赋·····	242
幽愤诗·····	243
酒德颂·····	244
思旧赋·····	244
杨升庵集·····	245
蜻蛉谣·····	246
唐贵梅传·····	247
茶夹铭·····	249
李白诗题辞·····	249
伯夷传·····	250
岳王并施全·····	251
张千载·····	252
李涉赠盗·····	252
封使君·····	253
宋统似晋·····	254
逸少经济·····	254
孔北海·····	255
经史相为表里·····	255
钟馗即终葵·····	256

段善本琵琶·····	257
樊敏碑后·····	257
诗画·····	258
党籍碑·····	259
无所不佩·····	259
荀卿李斯吴公·····	260
宋人讥荀卿·····	260
季文子三思·····	261
陈恒弑君·····	262
王半山·····	263
为赋而相灌输·····	263
文公著书·····	264
閤然堂类纂引·····	265
朋友篇·····	266
阿寄传·····	266
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267
卷 六	
读书乐 并引·····	270
富莫富于常知足·····	271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谢主人·····	272
至日自讼谢主翁·····	272
朔风谣·····	273
题绣佛精舍·····	273
十八罗汉漂海偈·····	274
十八罗汉游戏偈·····	274

哭耿子庸 四首	274
宿吴门二首	276
同深有上人看梅	277
又观梅	277
郑楼	277
薙发 四首	277
哭贵儿 三首	278
哭黄宜人 六首	279
夜半闻雁 四首	281
庄纯夫还闽有忆 四首	282
岁暮过胡南老 四首	283
乌山寺夜坐	284
慰郑子玄 三首	284
寓武昌郡寄真定刘晋川先生 八首	285
塞上吟	287
赋松梅 二首	288
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	288
偈二首答梅中丞	288
怀林答偈附	289
云中僧舍芍药 二首	289
士龙携二孙同弱侯过余解粽 四首	290
南池 二首	291
太白楼 二首	292
恨菊	293
哭陆仲鹤 二首	293

九日坪上三首	294
除夕道场即事三首	295
闭关	296
元宵	296
哭怀林四首	296
晋阳怀古	298
过雁门二首	298
渡桑间	299
初至云中	299
赠两禅客	299
得上院信	300
重来山房赠马伯时	300
古道通三晋	300
中州第一程	301
咏史三首	301
却寄四首	302
喜杨凤里到摄山二首	303
山中得弱侯下第书	304
同周子观洞龙梅	304
湖上红白梅盛开戏题	305
赠周山人	305
牡丹时二首	305
初到石湖	306
春宵燕集得空字	306
中秋刘近城携酒湖上	307

秋前约近城凤里到周子竹园二首	307
环阳楼晚眺得棋字	308
重过曾家	308
送郑子玄兼寄弱侯	308
丘长孺生日	309
谒关圣祠	309
观铸关圣提刀跃马像	309
秋怀	310
闲步	310
立春喜常融二僧至二首	310
乾楼晚眺三首	311
赠利西泰	312
六月访袁中夫摄山	312
薛萝园宴集赠鸥江词伯	313
望东平有感	313
过聊城	313
过武城二首	314
自武昌渡江宿大别	314
晓行逢征东将士却寄梅中丞	315
晚过居庸	315
九日至极乐寺闻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赋	315
元日极乐寺大雨雪	316
雨中塔寺和袁小修韵	316
读羊叔子劝伐吴表	316
读刘禹锡金陵怀古	317

琉璃寺·····	317
赴京留别云松上人·····	317
望鲁台礼谒二程祠·····	318
答李如真·····	318
答何克斋尚书·····	320
与焦从吾·····	320
又与从吾·····	321
又与从吾孝廉·····	322
复耿中丞·····	324
答周二鲁·····	325
答周柳塘·····	327
寄答留都·····	331
书常顺手卷呈顾冲庵·····	333
与管登之书·····	334
复焦弱侯·····	335
寄答京友·····	339

卷四 杂述

解经题

《大佛顶》者，至大而无外，故曰大；至高而莫能上，故曰顶。至大至高，唯佛为然，故曰《大佛顶》也。夫自古自今，谁不从是《大佛顶》如如而来乎？但鲜有知其因者耳。能知其因，如是至大，如是至高，则佛顶在我矣。然何以谓之至大？以无大之可见，故曰至大也。何以谓之至高，以无高之可象，故曰至高也。不可见，不可象，非密而何？人唯不知其因甚密，故不能以密修，不能以密证，而欲其决了难矣。岂知此经为了义之密经，此修为证明之密修，此佛为至大至高，不可见，不可象，密密之佛乎？此密密也，诸菩萨万行悉从此中流出，无不可见，无不可象，非顽空无用之比也。是以谓之《首楞严》。《首楞严》者，唐言究竟坚固也。究竟坚固不坏，则无死无生，无了不了之人矣。

书决疑论前

经可解，不可解。解则通于意表，解则落于言诠。解则不执一定，不执一定即是无定，无定则如走盘之珠，何所不可。解则执定一说，执定一说即是死语，死语则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

此书千言万语，只解得《心经》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两句经耳。经中又不曰“是故空中无色”乎？是故无色者众色之母，众色者无色之色，谓众色即是无色则可，谓众色之外别无无色岂可哉！由此观之，真空者众苦之母，众苦者真空之苦，谓真空能生众苦则可，谓真空不能除灭众苦又岂可哉！盖既能生众苦，则必定能除灭众苦无疑也。众苦炽然生，而真空未尝生，众苦卒然灭，而真空未尝灭。是以谓之极乐法界，证人此者，谓之自在菩萨耳。今以厌苦求乐者谓之三乘，则《心经》所云“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又云“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者，皆诳语矣。

十法界以佛界与九界并称，岂可即以娑婆世界为佛界，离此娑婆世界遂无佛界耶？故谓娑婆世界即佛世界可也，谓佛世界不即此娑婆世界亦可也。非厌苦，谁肯发心求乐？非喜于得乐，又谁肯发心以求极乐乎？极乐则自无乐，无乐则自无苦，无挂碍，无恐怖，无颠倒梦想。非有苦，有挂碍，有恐怖，有颠倒，而见以为无也。非有智有得，而见以为无得

也。非有因有缘，有苦有集，有灭有道，而强以为无苦、集、灭、道也。非有空有色，有眼耳鼻舌身意，而强以为空中无色，无眼耳鼻舌身意也。故曰：“但有言说，皆无实义。”

夫经，言教也。圣人不得已而有言，故随言随扫，亦恐人执之耳。苟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则愿力慈悲尤相之大者，生死之甚者，而可藉之以为安，执之以为成佛之根本乎？凡有佛，即便有愿，即便有慈悲。今但恐其不见佛耳，不患其无佛愿，无慈悲心也。有佛而无慈悲大愿者，我未之见也。故有佛，即便有菩萨。佛是体，菩萨是用，佛是主人翁，菩萨是管家人；佛，是圣天子，菩萨是百执事。谁能离得？若未见佛而徒兴假慈悲，殆矣！

解经文

晦昧者，不明也。不明即无明。世间有一种不明自己心地者，以为吾之真心如太虚空，无相可得，祇缘色想交杂，昏扰不宁，是以不空耳。必尽空诸所有，然后完吾无相之初，是为空也。夫使空而可为，又安得谓之真空哉！纵然为得空来，亦即是掘地出生之空，如今人所共见太虚空耳，与真空总无交涉也。夫其初也，本以晦昧不明之故而为空；其既也，反以为空之故，益晦暗以不明。所谓晦暗，即是晦昧，非有二也。然是真空也，遇明白晓了之人，真空即在此明白之中，而真空未始明白也。苟遇晦暗不明之者，真空亦即在此晦暗之

中，而真空未始晦暗也。故曰“空晦暗中。”唯是否心真空，特地结起一朵晦暗不明之色，本欲为空，而反为色，是以空未及为而色已暗结矣。故曰“结暗为色。”于是即以吾晦暗不明之妄色，杂吾特地为空之妄想，而身相宛然遂具，盖吾此身原从色想交杂而后有也。

既以妄色妄想相交杂而为身，于是攀缘摇动之妄心日夕屯聚于身内，望尘奔逸之妄相日夕奔趣于身外，如冲破逐浪，无有停止，其为昏扰扰相，殆不容以言语形状之矣。是谓心相，非真心也，而以相为心可欤！是自迷也。既迷为心，则必决定以为心在色身之内，必须空却诸扰扰相，而为空之念复起矣。复从为空结色杂想以成吾身，展转受生，无有终极，皆成于为空之一念，始于晦昧之无明故耳。夫既迷为心，是一迷也。复迷谬以为吾之本心即在色身之内，必须空却此等心相乃可。嗟嗟！心相其可空乎！是迷而又迷者也。故曰“迷中倍人。”岂知吾之色身泊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见之太虚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是皆心相自然，谁能空之耶？心相既总是真心中所现物，真心岂果在色身之内耶？夫诸相总是吾真心中一点物，即浮沤总是大海中一点泡也。使大海可以空却一点泡，则真心亦可以空却一点相矣，何自迷乎？

比类以观，则晦昧为空之迷惑，可破也已。且真心既已包却色身，泊一切山河虚空大地诸有为相矣，则以相为心，以心为在色身之内，其迷惑又可破也。

念佛答问

小大相形，是续鹜短鹤之论也。天地与我同根，谁是胜我者；万物与我为一体，又谁是不如我者。我谓念佛即是第一佛，更不容于念佛之外复觅第一义谛也。如谓念佛乃释迦权直接引之法，则所谓最上一乘者，亦均之为权直接引之言耳。古人谓佛有悟门，曾奈落在第二义，正仰山小释迦吐心吐胆之语。后来中峰和尚谓学道真有悟门，教人百计搜寻，是误人也。故知此事在人真实怕死与不耳。发念苟真，则悟与不悟皆为戏论，念佛参禅总归大海，无容着唇吻处也。

征途与共后语

弱侯之言，盖为未得谓得者发耳。若方子及犹为勇往之时，岂宜以此言进之哉！然吾闻学者未得谓得真不少也，则即进之以此言亦宜。夫世间功名富贵，最易埋没人。余老矣，死在旦夕，犹不免近名之累，况当热闹之场，擦粉涂额以悦于人，而肯究心生死，视人世繁华极乐以为极苦，不容加乎其身，余又安所求于世也？盖生死念头尚未萌动，故世间参禅学道之夫，亦只如此而止矣。则有鼻孔辽天者，亦足奇也，

我愿弱侯勿太责之备也。姑置勿论，且摘弱侯叙中语，以与侯商何如？

侯谓声音之道可与禅通，似矣。而引伯牙以为证，谓古不必图谱，今不必硕师，傲然遂自信者，适足以为笑，则余实不然之。夫伯牙于成连，可谓得师矣，按图指授，可谓有谱有法，有古有今矣。伯牙何以终不得也？且使成连而果以图语硕师为必不可已，则宜穷日夜以教之操，何可移之海滨无人之境，寂寞不见之地，直与世之矇者等，则又乌用成连先生为也？此道又何与于海，而必之于海然后可得也？尤足怪矣！盖成连有成连之音，虽成连不能授之于弟子，伯牙有伯牙之音，虽伯牙不能必得之于成连。所谓音在于是，偶触而即得者，不可以学人为也。矇者唯未尝学，故触之即契，伯牙唯学，故至于无所触而后为妙也。设伯牙不至于海，设至海而成连先生犹与之偕，亦终不能得矣。唯至于绝海之滨，空洞之野，渺无人迹，而后向之图谱无存，指授无所，硕师不见，几昔之一切可得而传者，今皆不可复得矣，故乃自得之也。此其道盖出于丝桐之表，指授之外者，而又乌用成连先生为耶？然则学道者可知矣。明有所不见，一见影而知渠；聪有所不闻，一击竹而成偈；大都皆然，何独矇师之与伯牙耶！

吾愿子及如矇师，弱侯如居海上者，于是焉敬以书其后，而题曰“征途与共”以归之。与共者，与共学也。子及以纯甫为可与，故征途日与之共学。倘真可与共，则愿并以此语与之可。

批下学上达语

“学以求达”，此语甚不当。既说离下学无上达，则即学即达，即下即上，更无有求达之理矣，而复曰“求达”，何耶？然下学自是下学，上达自是上达，若即下学便以为上达，亦不可也。而乃曰“学以求达”，是果即下学以求达耶，抑别有求达之学耶？若即学求达，当如前语；若别有求达之学，则剜肉作疮，尤为揠苗之甚矣。故程伯子曰：“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曰：“便是。”则是即学即达也。然又曰：“人须是识其真心。”夫真心不可以识，而可以学求乎？不可以学求，则又是离学而后有达也，故谓学以求达者非也。离学者亦非，即学者亦非，然则夫子何自而上达乎，此颜子所以终身苦孔之达矣。不曰“即学即达”，不曰“离学而达”，亦不曰“学以求达”，而但曰“下而上达”，何其意圆请圆，令人心领神会而自默识于言意之中也。今观洒扫应对，虽下愚之人亦能之，唯不能达乎其上，是以谓之下学也，是以谓之百姓也，是以谓之鄙夫也，是以谓之凡民也，是以谓之但可使由也。至于精义入神，则自然上达矣。上达，则为聪明圣智，达天德之人矣。是以谓之曰“形而上”也，谓之曰“可以语上”也，谓之曰“君子上达”也。虽颜子大贤，犹曰“未达一间”，曰“其殆庶几”，况他人哉！则夫子之自谓莫我知，自谓唯天知者，信痛悼之极矣。盖世之学者，不是日用

而不知，则便是见之为仁智，而能上达者其谁也？夫学至上达，虽圣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知乎哉”。虽圣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乎？故曰“民鲜能久矣”。民之所以鲜能者，以中庸之不可能也，非弃之也。然则下学者，圣凡之所同。夫凡民既与圣人同其学矣，则谓满街皆是圣人，何不可也？上达者，圣人之所独，则凡见之为仁智，与日用而不知者，总是不达，则总是凡民明矣。然则自颜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也夫！先圣虽欲不慨叹于由、赐之前可得耶？

书方伯雨册叶

楞严，唐言究竟坚固也。究竟坚固者是何物？此身非究竟不坏也，败则归土矣。此心非究竟不坏也，散则如风矣。声名非究竟不坏也，天地数终，乾坤易位，古圣昔贤，载籍无存矣，名于何有，声于何寄乎？切须记取此一着子：何物是坚固？何年当究竟？究竟坚固不坏是真实语，是虚谬语？是诳人语，是不诳人语？若诳人，是佛自诳也，安能诳人。千万参取！

读若无母寄书

若无母书云：“我一年老一年，八岁守你，你既舍我出家也罢，而今又要远去。你师当日出家，亦待终了父母，才出家去。你今要远去，等我死了还不迟。”若无答云：“近处住一毫也不曾替得母亲。”母云：“三病两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挂你，你也安心，亦不久挂我。两不欠挂，彼此俱安。安处就是静处，如何只要远去以求静耶？况秦苏哥从买寺与你以来，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世情。世情过得，就是道情。莫说我年老，就你二小孩子亦当看顾他。你师昔日出家，遇荒年也顾儿子，必是他心打不过，才如此做。设使不顾，使他流落不肖，为人笑耻。当此之时，你要修静，果动心耶，不动心耶？若不动心，未有此理；若要动心，又怕人笑，又只隐忍过日。似此不曾而不动心，与今管他而动心，孰真孰假，孰优孰劣？如此看来，今时管他，迹若动心，然中心安安妥妥，却是不动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动，然中心隐隐痛痛，却是动心。你试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是常住，就是金刚。如此只听人言？只听人言，不查人心，就是被境转了。被境转了，就是你不会安心处。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龙潭不静，要住金刚；金刚不静，更住何处耶？你终日要讲道，我今日与你讲心。你若不信，又且证之你师，如果在境，当住金刚；如果在心，当不必远去矣。你

心不静，莫说到金刚，纵到海外，益不静也。”

卓吾子读而感曰：恭喜家有圣母，膝下有真佛。夙夜有心师，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颠扑不可破。回视我辈傍人隔靴搔痒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说食示人，安能饱人，徒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耻也。反思向者与公数纸，皆是虚张声势，恐吓愚人，与真情实意何关乎！乞速投之水火，无令圣母看见，说我平生尽是说道理害人去也。又愿若无张挂尔圣母所示一纸，时时令念佛学道人观看，则人人皆晓然去念真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真佛，即是真弥陀，纵然不念一句“弥陀佛”，阿弥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修行，孝则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岂阿弥陀亦少孝行之佛乎？决无是理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见阿弥陀佛，彼佛当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弥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寻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无必然与我同也，未有闻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

耿楚侗先生传

先生讳定理，字子庸，别号楚侗，诸学士所称八先生是也。诸学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称《楚侗先生传》，何也？夫传者，所以传也。先生初不待传，而此复为传以传之，又何也？盖先生初不待传，而余实不容不为先生传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无官，是

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称真才矣。人又乌能为先生传乎？且先生始终以学道为事者也。虽学道，人亦不见其有学道之处，故终日口不论道，然目击而道斯存也。所谓虽不湿衣，时时有润者也。

庄纯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学，而好虚名，故去之。最后得一切平实之旨于太湖，复能收视返听，得黑漆无人无门之旨于心隐，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复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语者，故遂终身不谈，唯与吾兄天台先生讲论于家庭之间而已。’故亦遂以天台为师，天台亦自谓吾之间学虽有所契，然赖吾八弟之力为多。子庸曾问天台云：‘《学》《庸》、《语》、《孟》，虽同是论学之书，未审何语最切？’天台云：‘圣人人伦之至一语最切。’子庸谓终不若未发之中之一言也。”余当时闻之，似若两件然者。夫人伦之至，即未发之中，苟不知未发之中，则又安能至乎？盖道至于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无声无臭至矣。”

岁壬申，楚控游白下，余时懵然无知，而好谈说。先生默默无言，但问余曰：“学贵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余时骤应之曰：“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楚控遂大笑而别，盖深喜余之终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后，思念楚控不置，又以未得见天台为恨。丁丑入滇，道经团风，遂舍舟登岸，直抵黄安见楚控，并睹天台，便有弃官留住之意。楚控见余萧然，劝余复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婿庄纯夫于黄安，而

因与之约曰：“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楚控牢记吾言，教戒纯夫学道甚紧；吾女吾婿，天台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婿视之矣。

嗟嗟！余敢一日而忘天台之恩乎！既三年，余果来归，奈之何聚首未数载，天台即有内召，楚控亦遂终天也！既已戚戚无欢，而天台先生亦终守定“人伦之至”一语在心，时时恐余有遗弃之病。余亦守定“未发之中”一言，恐天台或未窥物始，未察伦物之原。故往来论辩，未有休时，遂成捍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诱我衷，使余舍会“未发之中”，而天台亦遂顿忘“人伦之至”。乃知学问之道，两相舍则两相从，两相守则两相病，势固然也。两舍则两忘，两忘则浑然一体，无复事矣。于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黄安会天台于山中。天台闻余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岂偶然耶！然使楚控先生而在，则片言可以折狱，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余年，彼此不化而后乃觉耶！设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终可以不化耶，余终可以不与天台合耶！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为此传，而连书三纸以贻之：第一纸以呈天台，志余喜也。第二纸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坟，志余恨也。第三纸特寄子健于京，志余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盖子健推爱兄之心以及我，可谓无所不至矣。故为传，传余意以告先生云。

敬少时多病，贪生无术，藉楚控兄介绍，得受业于耿天台先生之门。先生虽知余学沉于二氏，然爱余犹子也。继因往来耿宅，得与李卓吾先生游，心切师事之。两先生以论道

相左，今十余年矣。敬居其间，不能赞一辞，口含黄药，能以气向人乎？唯恨楚控兄早逝耳。三日前，得楚控长郎汝念书。汝念以送庄纯夫到九江，专人驰书白下，报喜于余云：“两先生已聚首，语甚欢契。”越三日，则为十二月二十九，余初度辰也。得卓吾先生寄所著《楚控先生传》，述两先生契合本末且悉。余读之，不觉泪下曰：“两先生大而化矣，乃适以今日至，岂非余更生辰耶，抑楚控先生复作也！”因手书而梓之。板成，以付汝念及余婿汝思，周思敬跋。

附周友山为僧明玉书法语周思敬

万寿寺僧明玉，事温陵李长者日久矣。长者本为出世故来此，然世人方履人间世，月夜整顿人世事尚无休时，而暇求出世之旨以事出世之人乎？虽出家儿犹然，何况在家者。且长者性方行独，身世孤单，生平不爱见俗人，闻俗语，以故身世亦孤。唯爱读书。读书每见古忠烈士，辄自感慨流涕，故亦时时喜闻人世忠义事。不但以出世故来见长者，长者方喜之；若或有以真正的实忠义事来告，长者亦无不喜也。是故明玉和尚喜以兴福寺开山第一祖无用事告长者云：“兴福寺，古刹也。无用，方僧也。无用游方来至其寺，悯寺僧之衰残，忿居民之侵害，持竹枪连结果一十七条性命，然后走县自明，诣狱请死。县令怜之，欲为出脱，无用不从，遂即自刎。寺僧感其至性，能以身护法，以死卫众，遂以此僧为开山第一祖。至今直寺者守其规程，不敢少犯。”长者闻之，欢喜无量，叫明玉而言曰：“尔莫轻易说此僧也。此僧若在家，即真孝子矣，若在国，则真忠臣矣；若在朋友，则真义士矣；若肯学

道参禅，则真出世丈夫，为天人师佛矣，可轻易也耶！盖天地间只有此一副真骨头耳。不问在世出世，但有此，百事无不成办也。”

明玉之告长者，并长者之语明玉如此。今年春，明玉为兴福寺直岁僧来求法语于余，余因以得问长者之语，遂语明玉曰：“即此是法语矣，又何求乎？苟直岁僧闻此语，则能念祖德也，继继绳绳，山门不坠矣，苟合寺僧闻此语、则毋忘祖功也，岁岁年年，规程一如矣。况因此得闻长者之风，顿明出世大事乎？明玉可即以此语登之于轴，悬之于直寺方丈之室，庶几合寺僧众，云游道侣，过而读焉。或有真正骨头者，急来报我，我将携以见长者，俾长者不至孤单也。”

题关公小像

古称三杰，吾不曰萧何、韩信、张良，而曰刘备、张飞、关公。古称三友，吾不曰直、谅与多闻，而曰桃源三结义。呜呼！唯义不朽，故天地同久，况公皈依三宝，于金仙氏为护法伽蓝，万亿斯年，作吾辈导师哉！某也四方行游，敢曰以公为速。唯其义之，是以仪之，唯其尚之，是以像之。

三大士像议

观世音像高一尺四寸，文殊像高一尺二寸，面俱向南，而意思实时时照观世音。独普贤像高一尺二寸，面正向如观世音然，而味坐磐石则如文殊。普贤与文殊二大菩萨所坐石崖，比观世音坐，俱稍下三四寸，俱相去一尺九寸。罗汉等像俱高六七寸，有行立起伏不同。观音坐出石崖一尺三寸，文殊普贤坐，出石崖一尺一寸。别有玲珑山石覆盖其顶，俱出崖三尺四寸，直至横断崖遂止。高处直顶穿山穴，石崖自东来，至正中亦遂止。观世音旁有善财执花奉献。崖又稍断，复起一陡崖，转向正中坐，坐文殊师利。又自西斜向东，连生两崖：一崖建塔，一崖坐普贤。即此三坐。上方，迢递透迤，或隐或现，或续或绝，俱峻险古怪，则罗汉等往来其间。用心如意塑出，用上好颜料装成，即有赏；不则明告佛菩萨，即汝罚也。

时有众僧共见，曰：“崖上菩萨，法身莫太小么？”和尚曰：“只有山藏人，未有人包山。”后菩萨像出，和尚立视良久，教处士曰：“三大士总名菩萨，用处亦各不同。观音表慈，须面带慈容，有怜悯众生没在苦海之意。文殊表智，凡事以智为先，智最初生，如少男然，面可悦泽丰满，若喜慰无尽者。普贤表行，须有辛勤之色，恰似诸行未能满足其愿。若知此意，则菩萨真身自然出现，可使往来瞻仰者顿发菩提心

矣。岂不大有功德哉！不但尔也，即汝平生塑像以来，一切欺天诳人之罪，皆得销陨矣。”时有一僧对曰：“也要他先必有求忏悔之心乃可。”和尚呵之曰：“此等腐话，再不须道！”处士金姓，眇一目，视瞻不甚便，而心实平稳可教。像之面目有些不平整，和尚每见，辄叹以为好，岂非以其人乎，抑所叹在骊黄之外也？众僧实不知故。因和尚归方丈，即指令改正。和尚大叫曰：“叫汝不必改，如何又添改也？”金处士牙颤手摇，即答云：“非某甲意，诸人教戒某也。”林时亦在傍，代启和尚曰：“比如菩萨鼻不对嘴，面不端正，亦可不改正乎？”和尚欣然笑曰：“尔等怎解此个道理，尔试定睛一看：当时未改动时，何等神气，何等精采。但有神则自活动，便是善像佛菩萨者矣，何必添补令好看也。好看是形，世间庸俗人也。活动是神，出世间菩萨乘也。好看者，致饰于外，务以悦人，今之假名道学是也。活动者，真意实心，自能照物，非可以肉眼取也。”

适居士杨定见携宝石至，和尚呼侍者取水净洗，因置一茎草于净几之上，取石吸草，以辨真不。盖必真，乃可以安佛菩萨面顶肉髻也。乃石竟不吸草。和尚乃觉曰：“宝石不吸腐草，磁石不引曲针，自古记之矣。快取一茎新草来投之！”一投即吸。和尚喜甚，曰：“石果真矣！此非我喜真也，佛是一团真者，故世有真人，然后知有真佛；有真佛，故自然爱此真人也。唯真识真，唯真逼真，唯真念真，宜哉！然则不但佛爱此真石，我亦爱此真石也。不但我爱此真石，即此一粒真石，亦惓惓欲人知其为真，而不欲人以腐草诬之以为不真也。使此真石遇腐人投腐草，不知其性，则此石虽真，毕

竟死于腐人之手决矣。”

佛像菩萨坯胎已就，处士长跪合掌而言曰：“请和尚看安五脏！”和尚笑曰：“且住！我且问尔，尔曾留有后门不？若无门，即有腹脏，屎从何出？所以你们愚顽，未达古人立像之意。古人立像，以众生心散乱，欲使之睹佛皈依耳。佛之心肝五脏，非佛罔知，岂是尔等做得出也！且夫世之塑神者，必安五脏，穿七孔，何也？为求其灵而应也，庶几祈福得福，祈免祸得免祸也。此世人塑神事神之本意也。若我与诸佛菩萨则不然。若我以诸佛菩萨为心，则吾心灵，众僧若以诸佛菩萨为心，则众僧心灵。借佛菩萨像以时时考验自己心灵不灵而已。灵则生，不灵则死。是佛菩萨之腹脏常在吾也。”处士又曰：“某日开光，须用活鸡一只刺血点目睛，和尚曰：“我这里佛自解放光，不似世上一等魍魉匠、魑魅僧巧立名色，诳人钱财也。尔且去用心妆出，令一切人见之无不生渴仰心，顿舍深重恩爱苦海，立地欲求安乐解脱、大光明彼岸，即尔塑事毕矣，我愿亦毕矣。无多言！再无多言！”故至今未安五脏，未开光。然虽未开光，而佛光重重照耀，众僧见之，无不渴仰。

至五月五日，和尚闲步廊下，见庄严诸佛菩萨及韦驮尊者像，叹曰：“只这一块泥巴，塑佛成佛，塑菩萨成菩萨，塑尊者成尊者，欲威则威，欲慈则慈，种种变化成就俱可。孰知人为万物之灵，反不如一泥巴土块乎！任尔千言万语，千劝万谕，非聋即哑，不听之矣。果然哉，人之不如一土木也！”怀林时侍和尚，请曰：“和尚以人为止，人闻之必怒；以土比人，人闻之必以为太过。今乃反以人为不如土木，则其以和

尚为胡说乱道，又当何如也？然其实，真不如也，非太过之论也。记得和尚曾叹人之不如狗矣，谓狗终身不肯背主人也。又读孙坚《义马传》、曾叹人之不如马矣，以马犹知报恩，而人则反面无情，不可信也。今又谓人更土木之不如，则凡有情之禽兽，无情之上木，皆在人上者，然则天亦何故而生人乎？”“噫！此非尔所知也。人之下者，禽兽土木不若，固也；人之上者，且将咸若禽兽，生长草木，又岂禽兽草木可得同乎？我为下下人说，不为上上人说。”林复请曰：“上下亦何常之有？记得六祖大师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有上智则虽下亦上，‘上上人有没意智’，没意智，则虽上亦下。上下之位，固无定也。”“噫！以此观之，人决不可以不慎矣。一不慎即至此极，顿使上下易位。我与子从今日始，可不时时警惕乎！”沙弥怀林记。

代深有告文 时深有游方在外

龙潭湖芝佛院奉佛弟子深有，谨以是年月日，礼拜梁皇经忏以祈赦过宥愆事。念本院诸僧虽居山林旷野，而将就度日，不免懒散苟延，心虽不敢以遂非，性或偏护而祇悔。夫出家修行者，必日乾而夕惕，庶檀越修供者，俱履福而有功。早夜恩惟，实成虚度。纵此心凛凛，不敢有犯；而众念纷纷，能无罔知。但一毫放过，即罪同丘山；况万端起灭，便祸在旦夕乎？深有等为此率其徒若孙，敬告慈严。慈以悯众生之

愚，愿弃小过而不录；严以待后日之谴，姑准自改而停威。则万历二十一年十月以前，已蒙湔刷；而从今二十一年十月以后，不敢有违矣。

又 告

切以诵经者，所以明心见性，礼忏者，所以革旧鼎新。此僧家遵行久矣。皆以岁之冬十月十五日始，以次年春正月十五日终。自有芝佛院以来，龙潭僧到今，不知凡几诵而凡几忏矣，而心地竟不明，罪过竟不免，何哉？今卓吾和尚为塔屋于兹院之山。以为他年归成之所，又欲安期动众，礼忏诵经。以为非痛加忏悔，则诵念为虚文；非专精念诵，则礼忏为徒说。故此两事僧所兼修，则此会期僧家常事也。若以两者目为希奇，则是常仪翻成旷典，如何可责以寡过省愆之道，望以明心见性之理乎？谓宜于每岁十月，通以为常。否则每一期会，必先起念；先起念已，然后举事；既举事已，然后募化，既募化已，然后成就。如此艰辛，谓之旷典，不亦宜乎！从今以后，不如先期募化有缘菩萨，随其多寡，以为资粮。但得二时无饥，即可百日聚首。于是有僧常觉，慨然任之。不辞酷烈之暑，时游有道之门；不惮跋涉之勤，日履上圣之室。升合不问，随其愿力，无不顿发菩提妙心；担荷而来，因其斋粮，可使随获菩提妙果。诵经者明心，而施主以安坐自收善报；礼佛者忏罪，而施主以粒米遂广福田。不唯

众僧不致虚度，虽众施主亦免唐捐。常觉之功，不既溥乎！但如此岁岁年年，则众僧有福，施主有福，常觉亦有福。恐以我为妄语，故告佛使明知之。

礼诵药师告文

余两年来，病苦甚多，通计人生大数，如我之年，已是死期。既是死期，便与以死，乃为正理，如何不赐我死，反赐我病乎？夫所以赐之病苦者，谓其数未至死，尚欲留之在世，故假病以苦之，使之不得过于自在快活也。若我则该死之人：寿至古稀，一可死也；无益于世，二可死也；凡人在世，或有未了业缘，如我则绝无可了，三可死也。有此三可死，乃不即我死，而更苦我病，何也？闻东方有药师琉璃光王佛发大弘愿，救拔病苦众生，使之疾病涅槃。卓吾和尚于是普告大众，趁此一百二十日期会，讽经拜忏道场，就此十月十五日起，先讽《药师经》一部四十九卷，为我祈求免病。想佛愿弘深，决不虚妄也。夫以佛愿力而我不求，是我罪也。求佛而佛不理，是不慈也；求佛而佛或未必知，是不聪也；非佛也。吾知其决无是事也。愿大众为我诚心念诵，每月以朔望日念此经，共九朔望，念经九部。呜呼！诵经至九部，不可谓不多矣；大众之殷勤，不可谓不虔矣。如是而不应焉，未之有也。但可死，不可病。苦口丁宁、至三再三，愿佛听之！

移住上院边厦告文

龙湖芝佛院佛殿之后，因山盖屋，以为卓吾藏骨之室。盖是屋时，卓吾和尚往湖广会城，居士杨定见及常住僧常中、常通等告神为之。逮和尚归，又告神添盖两厢，及前廊边两厦。草草成屋，可居矣，和尚但念力出众人，成此大屋，宴然居之，不特心神不安，面貌且有厚颜也。屋成，遂题扁悬其额曰：“阿弥陀佛殿”。中塑西方接引佛一尊，高一丈二尺，以为院僧三时念佛、瞻像皈依之地。南向厢房三间，塑起普陀悬崖，坐观世音菩萨于崖石波涛之上，以显急苦难大慈悲之力，使众僧有所依怙，不生怖畏。前廊五间，中间塑韦驮尊者金像一区，连座高九尺，专赖其拥护僧众，使精勤者获利益，怠昏者用一杵，故扁其额曰“护法尊者之殿”，而观音则直书“南无观世音菩萨”七字而已。殿之东西，供养达磨、伽蓝二像。门楼北上，其神在上，南向则为执金刚神，专听护法尊者主使。有此种慈悲威严佛菩萨真容，则和尚借佛背后半间丈室以藏骨，心亦安矣。今尚未塑佛，未敢入居正室，且亦未敢谢土。何也？土木之功未得止，则动土之事尚有劳也。但欲择日入居边厦，不得不告。

礼诵药师经毕告文

和尚为幸免病喘，结经谢佛事。念今日是正月十五之望日，九朔望至今日是为已足，九部经于今日是为已完。诵经方至两部，我喘病即减九分；再诵未及四部，我忍口便能斋素。斋素既久，喘病愈痊；喘病既痊，斋素益喜。此非佛力，我安能然？虽讽经众僧虔恪无比，实药王菩萨怜悯重深，和尚不胜礼谢祷告之至。和尚再告：有小僧常通见药师如来即愈我疾，亦便发心，随坛接讽，祈疮口之速合。乃肃躬而致虔，以此月十六之朝，请大众讽经一部。呜呼！佛乃三界之大父，岂以僧无可取而遂弃之；况我实诸佛之的嗣，又岂忍不以我故而不理也！念此僧虽非克肖，在僧中亦无大愆。钟磬齐臻，鼓钵动响。经声昭彻，佛力随施。两年未愈之疮，药王一旦加被，何幸如之。为此代恳，不胜瞻依！

代常通病僧告文

龙湖僧常通，为因病疮苦恼，礼拜水忏，祈佛慈悲事。重念常通自从出家，即依三宝。叵耐两年以来，痰瘤作祟，疮疼久缠，医药徒施，岁月靡效。咸谓必有冤业，恐非肉眼能

医；倘求一时解除，须对法王忏悔。第顾微末，何缘上达于彼苍，纵出至诚，未必降临于下地。历观前劫，想不能如悟达师之戒律精勤，重重十世以为高僧；俯念微躯，又不如歌利王之割截身体，节节支解而无嗔恨，举足下足，罔非愆尤；日增月增，无可比喻。因忍痛以追思，或明知而故犯。彼已往其奈之何，恐将来当堕无间，所赖众弟兄等：同心一意，顿兴灸艾分痛之真情；因病生怜，遂起借花献佛之妄念。以是吉日，礼拜忏文。仗诸佛为证明，一忏更不再忏；对大众而发誓，此身即非旧身。若已灭罪而更生，何异禽兽；倘再悔罪而复忏，甘受诛夷。伏愿大慈大悲，曲加湔刷；大雄大力，直为洗除。法水暗消，疮口自合。此盖佛菩萨悯念保持之恩，与众弟兄殷勤礼拜之致也。

安期告众文

一常住中所有事务，皆是道场；所作不苟，尽属修行。唯愚人信，不肖者苟且，须赖师长教督之耳。今师不知教督，其徒又不畏慎，则所有事务令谁为之？必至于废弛荒散而已。尚赖一二徒子徒孙之贤者自相协力，故龙湖僧院得以维持到今。然中间不无偷情成性，必待呼唤而后作者；或恃顽不理，虽呼唤之而亦不为者。未免有三等僧众在内，则虽欲不荒散，终不可得矣。夫此间僧众约有四十余人，各人又受徒子，徒子又收徒孙，日益月增，渐久遂成大丛林，而皆相看不肯作

务，则虽有一二贤者，其奈之何！况今正当一百二十日长期，大众云集，十方檀越，四海龙象，共来瞻礼者乎？

为此，将本院僧众分为二等，开列于后，庶勤惰昭然，务化惰为勤，以成善事。报施主之德，助师长之化，结将来之果，咸在于兹矣。勤者，龙象也。懒者，无志也。若安坐而食十方之食，虽呼唤亦不作者，无耻也，皆赖贤师长委曲劝诱之。故有师长则责师长，若师长亦无之奈何，则责韦驮尊者。尊者轻则一杵，重则三杵毕矣，尊者勿谓我太严也。唯佛至细至严，所以谓之大慈大悲。故经曰《楞严》，又曰《华严》。严者所以成悲也，尔韦驮又不可不知也。勿太酸涩，佛法不是腐烂之物。第一等勤行僧有八。此八众，余所亲见者，其常川作务，不避寒暑劳苦极矣，第二等躲懒僧众三名，第三等奸顽僧众一名。此二等三等之众，据我目见如此耳。若懒而能勤，顽而能顺，即为贤僧矣。但常住徒有人食饭，无人作务，且人数虽多，皆非是作重务之人，则此十余众者，可不加勤哉！努力向前，毋受尊者之杵可也。

告土地文

自庚寅动工以来，无日不动尔土，无岁不劳尔神。唯尔有神，凡百有相，遂使群工竭力，众僧尽心，以致佛殿告成，塔屋亦就。同令趺坐直上，则西方阿弥陀佛一躯也，金碧辉煌，宛有大人贵相矣。瞻仰而来者能无顿兴念佛念法之心乎？

卓立在前，则护法韦驮尊者威容也，金甲耀光，已手降魔宝杵矣。专修净业者能无更坚不懈不退之志乎？又况观音、势至咸唱导于吾前，更有文殊、普贤同启迪于吾后。悬崖千丈，友罗汉直抵上方；少室无余，面达磨犹在东壁。谁无缓急，大士即是救苦天尊；孰识平生，云长尤其是护法伽蓝。黑海有门，唯法无门，现普陀于眼底；上天有路，唯道无路，睹灵山在目中。十界同虚，判念便分龙虎；六总寂静，一棒打杀猢猻。从兹继继绳绳，咸愿师师济济。务同一念，莫有二心。则卓吾之庐，即是极乐净土；龙湖上院，遍是华严道场矣。此虽仗佛之赐，实亦尔相之能。故特塑尔之神，使与司命并列。虔恭致斋，不酒不肉；殷勤设素，匪荤匪腥。唯茶果是陈，只蔬饭以供。名香必薰，愿与司命齐意；好花用献，当听韦驮指麾。有恶则书，见过速录。细微毕举，毋曰我供汝也而有阿私；小大同登，毋曰众汝敬也而有偏党。幽明协赞，人神同钦。则尔土有力，帝将加升，长守此湖，永相依附矣。

告佛约束偈

龙湖芝佛上院，从新创立道场，上殿阿弥陀佛，下殿韦驮尊者。特地接引众生，不是等闲作伴。观音文殊普贤，悲智行愿交参。从今皈依得地，皆赖信女善男。韦驮尊者何为？宝杵当头立断。毫发分明可畏，尤勿容易等闲！为此与众约束，不紧不严不慢。四时不须起蚤，黎明报钟方好。清早

《金刚》一卷，春夏秋冬一样。二鼓念佛一千，冬春二时为然。休夏依时自恣，不是仿古模贤。但记诵经念佛，紧闭门户莫忽！恐若闲人杂沓，致使诵念闲歇。早晨报钟甫毕，便入诸殿上香。上香必须鸣磬，磬动知是行香。失磬定是失香，面佛罚跪半晌，大众闻钟齐起，急忙整顿衣裳。嗽洗诸事各讫，沙弥如前撞钟。首众即便领众，以次合掌致恭。前后不得参差，先行拜礼韦驮，然后观音上殿，虔恭礼拜一遍。上殿铺设经卷，高声跪诵《金刚》。诵罢斋毕何为？依旧讽读《法华》。每岁三冬无事，日日《华严》一卷。不许安期抄化，扰害菩萨善良。但得二时粥饭，便当吃紧思量。如果粥饮不继，沿门持钵可也。但知听其自至，便知为僧便宜。为僧不须富贵，富贵不须为僧。为僧为己生死，人死于己何与！何必哀死吊丧，替人庆生喜旺，无故遨游街市，及自上门上户。不许赴请诵经，不许包揽经诵。不许讽诵《玉经》。公夺道人衣钵。不许私习应付，侵占万寿僧饭。不许放债生利，不许买贱卖贵。一切富贵心肠，尽付龙湖流水。须知回头无多，纵使忍饥不久。不闻衣禄分定，非人智力能求。何况一身一口，何必过计私忧！自谓是佛弟子，却学市井下流，自谓禅僧无比，独坐高贵上头。犹然蝇营狗苟，无人替代尔羞。我劝诸人莫错，快急念佛修福。但移此心念佛，便是清凉极乐。

二十分识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蜀之谯周，以识胜者也。姜伯约以胆胜，而无识，故事不成而身死；费祎以才胜而识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观英杰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学道则有三教大圣人在，经世则有吕尚、管夷吾、张子房在。空山岑寂，长夜无声，偶论及此，亦一快也。怀林在旁，起而问曰：“和尚于此三者何缺？”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乐！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

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因记往事

向在黄安时，吴少虞大头巾曾戏余曰：“公可识林道乾否？”盖道乾居闽、广之间，故凡戏闽人者，必曰林道乾云。余谓尔此言是骂我耶，是赞我耶？若说是赞，则彼为巨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矣。若说是骂，则余是何人，敢望道乾之万一乎？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除正刑、都总统诸文武大吏外，其发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几也，而林道乾固横行自若也。今幸圣明在上，刑罚得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设以李卓老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即擒杀李卓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又使卓老为郡守时，正当林道乾横行无当之日，国家能保卓老决能以计诛擒林道乾，以扫清海上数十年之通寇乎？此皆事之可见者，何可不自量也？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

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入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阉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某曰：“如此则林道乾无识乎？无识安能运才胆而决胜也？”夫古之有见识者，世不我知，时不我容，故或隐身于陶钧，或混迹于屠沽，不则深山旷野，绝人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试不测之渊也？纵多能足以集事，然惊怕亦不少矣。吾调当此时，正好学出世法，直与诸佛诸祖同游戏也。虽然，彼亦直以是为戏焉耳。以彼识见，视世间一切大头巾人，举无足以当于怀者，盖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则谓之日二十分识亦可也。

四 海

丘文庄谓自南越入中国始确南海，而西海竟不知所在。余谓《禹贡》言“声教讫于四海”者，亦只是据见在经历统理之地而纪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即四方也。故又曰“四方风动”，则可见矣，岂真有东西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睹者哉！

今据见在四方论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云南则天下之西南，陕西则天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不见有海也。由陕西而山西，据大势则山西似直正北之域矣，而正北亦无海也，唯今蓟、辽邻山东，始有海。从此则山东为东方之海，山东抵淮、扬、苏、松以至钱塘、宁、绍等处，始为正东之海。东瓯至福建，则古闽越地也，稍可称东南海矣。广东即南越地，今其治为南海郡，尽以为正南之海矣，不知闽、广壤接，亦仅可谓之东南海耳。由此观之，正西元海也，正北无海也，正南无海也，西北、西南以至东北皆无海，则仅仅正东与东南角一带海耳，又岂但不知西海所在耶！

且今天下之水皆从西出，西水莫大于江、汉。江有四：有从岷来者，有从沱来者，有从黑、白二水来者。汉有二：有从瞿冢来者，有从西和徼外来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谓正西是也。水又莫大于黄河，黄河经过昆仑。昆仑乃西蕃地，是亦西也。虽云南之地，今皆指以为西南，然云南之

水尽流从川中出，则其地高于川中可知矣。高者水之所泻，流之所始，而东西一海咸受之，则海决在下流之处，云南、四川、山、陕等去海甚远，皆可知也。云南、川、陕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也。不然，何以不顺流而西，往彼西海，而乃迢递逶迤尽向东南行耶？则知以四川为正西者，亦就四方之势概言之耳。今云南三宣府之外，有过洋阔机大布，道自海上来者，此布我闽中常得之，则云南旋绕而东，又与福建同海。则云南只可谓之东南，而不得谓之西南，又可知矣。

吾以是观之，正南之地尚未载之舆图，况西南耶？故余谓据今人所历之地势而论之，尚少正南与西南、正西与西北、正北与北东诸处者，以不见有海故卜之也。以天下三大水皆从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难以复寻西海于今之世也。西海既不可寻，则又何名何从而祀海也？然则丘文庄欲祀北海于京之东北，杨升庵欲祀西海于滇之西南，皆无义矣，其谁享之？呜呼！观于四海之说，而后知世人之所见者小也，况四海之外哉！

八 物

尝谓君子无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报德，而小人无之。夫君子非无怨也，不报怨也；非不报怨也，以直报怨也。苟其人可恶而可去，则报之以可恶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则报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其恶而去之也，好

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其或天下不知恶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之谓“以直”。既谓之直，则虽无怨于我者，亦必如是报之矣，则虽谓圣人未尝报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报怨”，则有心矣，作伪矣，圣人不为也。至于人之有德于我者，则志在必报，虽以圣人为有心，为私厚，不计矣。何也？圣人义重者也。义重故可以托孤，而况托知己之孤乎？义重故可以寄命，而况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报德”。唯其人有必报之德，此世道所以攸赖，国家所以有托，纲常所以不坠，人伦所以不灭也。若小人非不报德也，可报则报，不可报则亦已而勿报，顾他日所值何如耳。苟祸患及身，则百计推托，逃避无影矣，虽有德，将安知乎？唯有报怨一念，则终始不替。然苟势盛于我，财多于我，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则怨反为德，又其常也。盖十百千万咸如斯也。此君子小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观君子小人者，唯观其报怨报德之间而已。故余尝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而时时对人言之不省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别乎？吾见在小人者更为伶俐而可用也。

或曰：“先生既如此说矣，何先生之待小人也过严，而恶恶执怨也反过甚乎？”余曰：“不然，我之恶恶虽严，然非实察其心术之微，则不敢有恶也。纵已恶其人，苟其人或又出半言之善焉，或又有片行之当焉，则我之旧怨尽除，而亲爱又随之矣。若其人果贤，则初未尝不称道其贤，而欲其亟用之也。何也？天之生才实难，故我心唯恐其才之不得用也，易敢怨也？是以人虽怨我，而欲害我报我者终少，则以我心之

直故也。”

或曰：“先生之爱才诚然矣，然其始也取人太广，爱人太骤，其既也弃人太急，而终之收录入也亦太狭。曷不论定而后赏，勿以始广而终狭乎？”吁！不然也。夫人实难知，故吾不敢以其疑似而遂忽之，是故则见以为广，而真才难得，故吾又不敢以疑似而遂信之，是故则见以为狭耳。若其人眼即得，无复疑似，则终身不忒，（始）（如）丘长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见而遂定终身之交，不待再试也。如杨定见，如刘近城，非至今相随不舍，吾犹未敢信也。直至今日患难如一，利害如一，毁谤如一，然后知其终不肯畔我以去。夫如是，则余之广取也固宜。设余不广取，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夫近城笃实人也，自不容以有二心；杨定见有气人也，故眼中亦常常不可一世之士。夫此二人，皆麻城人也。友山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衡湘麻城人，而麻城人不知之也。若丘长孺之在麻城，则麻城诸俗恶辈直视之为败家之子矣。吾谓周友山则世之所称布帛菽粟是也，其不知也宜也。梅衡湘则古今所称伯乐之千里马，王武子之八百骏是也，其不知也亦宜也。若丘长孺虽无益于世，然不可不谓之麒麟凤凰、瑞兰芝草也。据长孺之为人，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虽至痛之妻儿亦靠他不得也。非但妻儿靠不得，虽自己之身亦终靠他不得。其为无用极矣。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笃生，未易材者也。观其不可得而亲疏敬慢也，是岂寻常等伦可比耶！故余每以麟凤芝兰拟之，非过也。若杨定见二子者，譬则楼台殿阁，未易动摇，有足贵者。且高明之家，吉人之都，是非好恶，又自明白。

或曰：“公之知梅衡湘似矣，然人之所以下知者，以其权智太审也。夫人而专任权智，则可以生人，亦可以杀人，如江淮河海之水然矣。”余谓衡湘虽大样，然心实细谨，非曹孟德等比也。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称之为江淮河海之水，如之何而遂遽以誉衡湘也哉！呜呼！此数公者，我固知之，而数公固各不相知也。非有日月星辰洞然皎然，如郭林宗、许于将、司马德操者出，安能兼收而并用之耶？

或曰：“如先生言，必如此数者，然后可以用于世耶？”曰：“不然也。此其可大用者也，最难得者也，未易多有者也。子但见麻城一时有此数人，便以为易易矣，不知我费了多少心力方得此数人乎？若其他则在在皆有，时时可用，自不待费力以求之矣。犹之鸟兽草木之生，周遍大地，任人选取也。”

余既与诸侍者夜谈至此，次日偶读升庵《风赋》，遂感而论之曰：“《书》称麟凤，称其出类也。夫麟凤之希奇，实出鸟兽之类，亦犹芝草之秀异，实出草木之类也。虽曰希奇秀异，然亦何益于人世哉！意者天地之间，本自有一种无益于世而可贵者，如世之所称古董是耶！今观古董之为物，于世何益也？夫圣贤之生，小大不同，未有无益于世者。苟有益，则虽服箱之牛，司晨之鸡，以至一草一木，皆可珍也。”故曰《凤赋》而推广之，列为八物，而鸟兽草木与焉。吁！八物具而古今人物尽于是矣。八物伊何？曰鸟兽草木，曰楼台殿阁，曰芝草瑞兰，曰杉松栝柏，曰布帛菽粟，曰千里八百，曰江淮河海，曰日月星辰。

夫鸟兽草木之类伙矣，然无有一羽毛一草木而不堪人世之用者。既已堪用矣，则随所取择，总无弃物也。是一物也。

夫宫寺楼阁，山舍茅庐，基址一也，而高低异；本植一也，而小大异，屈处一也，而广狭异。同是乡人而乡不如，则以宫室业产之良矣。譬之于鸟则宾鸿，于兽则猎犬，于草则国老，于木则从绳。同于鸟兽草木，而又不同于鸟兽草木，则以其为鸟兽草木本类之独著耳。是一物也。

夫芝草非常，瑞兰馨香，小人所弃，君子所喜，设于世无君子亦已。譬之玩物，过目则已，何取于温？譬之好音，过耳则已，何取于饱？然虽无取于温饱，而不可不谓之希奇也。是一物也。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经历岁时，栋梁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果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节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如世之万年青草，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拟之！此海刚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智者好奇，以布帛菽粟为不足珍，贤者好异，以布帛菽粟为无异于人。唯大智大贤反是，故以其易饱易暖者自过吾之身，又以其同饱同暖者同过人之日。所谓易简而得理，无为而成化，非若人之徒欤？真若人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夫马牛麟凤，俗眼视之，相去故甚远也。然千里之驹，一日而致；八百之牛，一日而程。麟乎凤乎，虽至奇且异，亦奚以异为也？士之任重致远者，大率类此。而世无伯乐，祇谓之马牛而不知其能千里也，真可慨也！是又一物也。

夫能生人又能杀人，能贫人又能富人，江淮河海是也。利者十五，而害者亦十五。利害相半，而趋者不倦。今世用人者知其害不察其利，是欲堙塞天下之江河而不用之也。宋王

介甫欲决梁山泊以为良田，而思无置水之处。刘贡父大声叫曰：“再凿一梁山泊则可置此水矣！”然则今日江淮河海之士，既以有害而不用矣，将安所置之哉？是亦一物也，今未见其人也。

夫智如日月，皎若辰星，照见大地，物物赋成。布帛菽粟者，决不责以霜杉雪柏之操；八百千里者，决不索以异香奇卉之呈。名川巨浸，时或泛滥崩冲；长江大河，实藉其舟楫榆灌。高楼凉殿，巍然焕然，谁不欲也，独不有鸟兽鱼鳖与之咸若，山川草木亦令多识乎？器使之下，可使无不获之夫。则知日月星辰的然兼照，真可贵矣。此一物者，实用八物，要当以此物为最也。今亦未见其人也。

呜呼！此八物汤也，以为药则气血兼补，皆有益于身；以救世则百工效用，皆有益于治。用人者其尚知此八物哉！毋曰：“彼有怨于我也，彼无德于我也。虽有千金不传之秘，长生不老之方，吾只知媚嫉以恶之，而唯恐其胜己也已。”吁！观于八物之说，而后知世之用人者狭也，况加以媚嫉之人欤！

五死篇

人有五死，唯是程婴、公孙杵臼之死，纪信、奕布之死，聂政之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临阵而死，其次不屈而死。临阵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敌之进，同乎季路。不屈而死义也，未免有制于人之恨，同乎睢阳。虽曰次

之，其实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则为尽忠被谗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汉之晁错是矣。是为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则为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是矣。是为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虽又次于前两者，然既忠于君矣，虽死有荣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万世之荣名矣，虽死何伤乎？故智者欲审处死，不可不选择于五者之间也。纵有优劣，均为善死。

若夫卧病房榻之间，徘徊妻孥之侧，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习惯，非死所矣，岂丈夫之所甘死乎？虽然，犹胜于临终扶病歌诗，杖策辞别，自以为不怖死，无顾恋者。盖在世俗观之，未免夸之为美谈，呼之为考终。然其好名说谎，反不如庸夫俗子之为顺受其正，自然而死也。等死于牖下耳，何以见其节，又何以见其烈，而徒务此虚声为耶！

丈夫之生，原非无故而生，则其死也又岂容无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则其死也必有所为，未有岑岑寂寂，卧病床褥间，扶枢推辇，埋于北邙之下，然后为得所死矣。苍梧殡虞，会稽尸夏，圣帝明王亦必由之，何况人士欤！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夫如此而死，既已不可得，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汉子之所为，然则将何以死乎？计唯有做些小买卖耳。大买卖如公孙杵臼、聂政者，既不见买主来到，则岂可徒死而死于床褥之间乎？且我已离乡井，捐童仆，直来求买主于此矣，此间既无知己，无知己又何死也？大买卖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谨书此以告诸貌称相知者，闻死来视我，切勿收我尸！是嘱。

伤 逝

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一死之不可复生，犹逝之不可复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则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故吾直谓死不必伤，唯有生乃可伤耳。勿伤逝，愿伤生也！

戒众僧

佛说波罗蜜。波罗蜜有六，而持戒其一也。佛说戒、定、慧。戒、定、慧有三，而戒行其先也。戒之一字，诚未易言。戒生定，定生慧。慧复生戒，非慧离戒，慧出于戒，非慧灭戒。然则定、慧者成佛之因，戒者又定、慧之因。我释迦老子未成佛之先，前后苦行一十二年，其戒也如此，汝大众所知也。我释迦老子既成佛之后，前后说法四十九年，其戒也如此，亦汝大众所知也。若谓佛是戒空，戒是佛缚，既已得道成佛，不妨毁冲破戒，则含糊舍，归王宫，有何不可，而仍衣破袖，重持钵，何为者哉？须知父母乳哺之恩难报，必须精进以报之。所谓一子成道，九族生天，非妄言也。十方

颗粒之施难消，必须精进以消之，所谓披毛戴角，酬还信施，岂诳语耶！

然则戒之一字，众妙之门，破戒一言，众祸之本。戒之一字，如临三军，须臾不戒，丧败而奔；戒之一字，如履深谷，须臾不戒，失足而殒。故知三千威仪，重于山岳；八万细行，密如牛毛。非是多事强为，于法不得不尔故也。毋曰“莫予觐也”，便可闲居而纵恣。一时不戒，人便已知，正目而视者，非但一目十目，盖千亿目共视之矣。毋曰“莫予指也”，便可掩耳而偷铃。一念不戒，鬼将诛之，旁观而嗔者，非但一手十手，盖千亿手共指之矣。

严而又严，戒之又戒。自今以往，作如是观：坐受斋供，如吞热铁之丸，若不胆颤心寒，与犬豕其何异！行觅戒珠，如入清凉之阁，若复魂飞魄散，等乞丐以何殊！如此用心，始称衲子。如水行舟，风浪便覆；如车行地，敬斜即败。风浪谁作？覆没自当。敬斜谁为？颠仆自受。凡我大众，其慎之哉！除年长久参者无容赘示，间有新到比丘未知惭愧，不得不更与申明之耳。凡此大众，幸各策厉，庶称芝佛道场；猛著精神，共成龙谭胜会可矣。

六度解

我所喜者学道之人，汝肯向道，吾又何说？道从六度入。六度之中，持戒禅定其一也。戒如田地，有田地方有根基，可

以为屋种田。然须忍辱。忍辱者，谦下以自持，虚心以受善，不敢以贡高为也。如有田地，须时时浇粪灌水，方得有秋之获。不然，虽有田地何益？精进则进此持戒忍辱两者而已。此两者日进不已，则自然得入禅定真法门矣，既禅定，不愁不生智慧而得解脱也。故知布施、持戒、忍辱真禅定之本，而禅定又为智慧解脱之本。六者始终不舍，如济渡然，故曰六度。此六度也，总以解脱为究竟，然必须持戒忍辱以入禅定，而后解脱可得。及其得解脱也，又岂离此持戒忍辱而别有解脱哉！依旧即是前此禅定之人耳。如离禅定而说解脱，非唯不知禅定，而亦不知解脱矣。以此见生死事大，决非浅薄轻浮之人所能造诣也。试看他灵山等会，四十九年犹如一日，持戒忍辱常如一年。今世远教衰，后生小子拾得一言半句，便自猖狂，不敬十方，不礼晚末，说道何佛可成。此与无为教何异乎？非吾类也。

观音问

答澹然师

昨来书，谓：“观世音大士发大弘愿，我亦欲如是发愿：愿得如大士圆通无障碍。闻庵僧欲塑大士像，我愿为之，以致皈依，祇望卓公为我作记也。”余时作笔走答云：“观音大士发大弘愿，似矣。但大士之愿，慈悲为主，以救苦救难为悲，以接引念佛众生皈依西方佛为慈。彼一切圆通无障碍，则

佛佛皆然，不独观音大士也。彼塑像，直布施功德耳，何必问余。或可或否，我不敢与。”余时作答之语如此，然尚未明成佛发愿事，故复言之。

盖言成佛者，佛本自成，若言成佛，已是不中理之谈矣，况欲发愿以成之哉！成佛者，成无佛可成之佛，此千佛万佛之所同也。发愿者，发佛佛各所欲为之愿，此千佛万佛之所不能同也。故有佛而后有愿，佛同而愿各异，是谓同中有异也。发愿尽出于佛，故愿异而佛本同，是谓异中有同也。然则谓愿由于佛可也，而谓欲发愿以成佛可乎？是岂中理之谈哉！虽然，此亦未易言也。大乘圣人尚欲留惑润生，发愿度人，况新发意菩萨哉！然大乘菩萨实不及新发意菩萨，大愿众生实不及大心众生，观之龙女、善财可见矣。故单言菩萨，则虽上乘，犹不免借愿力以为重。何者？见谛未圆而信心未化也。唯有佛菩萨如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等，始为诸神发愿矣。故有释迦佛则必有文殊、普贤，释迦为佛而文殊、普贤为愿也。有阿弥陀佛则必有观音、势至，弥陀是佛而观音、势至是愿也。此为佛愿，我愿澹师似之！

又

佛之心法，尽载之经。经中一字透不得，即是自家生死透不得，唯不识字者无可奈何耳。若谓经不必读，则是经亦不必留，佛亦不用有经矣。昔人谓读经有三益：有起发之益，有开悟之益，又有印证之益。其益如此，曷可不读也！世人忙忙不暇读，愚人懵懵不能读，今幸生此闲身，得为世间读经之人流不肯读，比前二辈反在其后矣。快刻期定志立限读之，务俾此身真实可以死乃得。

又

世人贪生怕死，蝇营狗苟，无所不至，若见此僧端坐烈焰之中，无一毫恐怖，或遂顿生念佛念法之想，未可知也。其有益于尘世之人甚大，若欲湖僧为之津送则不可。盖凡津送亡僧者，皆缘亡者神识飞扬，莫知去向，故藉平时持戒僧众诵念经咒以助之。今此火化之僧，必是了然自知去向者，又何用湖僧为之津送耶？且湖上僧虽能守戒行，然其贪生怕死，远出亡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资送此僧？若我则又贪生怕死之尤者，虽死后犹怕焚化，故特地为塔屋于龙湖之上，敢以未死之身自入于红炉乎？其不如此僧又已甚远。自信、明因向往俱切，皆因尔澹师倡导，火力甚大，故众菩萨不觉不知自努力向前也。此其火力比今火化之僧又大矣。何也？火化之僧只能化得自己，若澹师则无所不化。火化僧纵能化人，亦只化得众人念佛而已，若澹师则可以化人立地成佛，故其人力自然不同。

又

学道人，大抵要跟脚真耳，若始初以怕死为跟脚，则必以得脱生死、离苦海、免恐怕为究竟。虽迟速不同，决无有不证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为跟脚，则终其身只成就得一个虚名而已，虚名于我何与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别人无能为也。今人纵十分学道，亦多不是怕死。夫佛以生死为苦海，而今学者反以生死为极乐，是北辕而南其辙，去彼岸愈远矣。世间功名富贵之人，以生为乐也，不待言也。欲学出世之法，而唯在于好名，名只在于一生而已，是亦以生为乐也，非以生为苦海也。苦海有八，生其一也。即今上亦

不得，下又不得，学亦不得，不学亦不得，便可以见有生之苦矣。佛为此故，大生恐怖。试看我辈今日何曾以此生身为苦为患，而决求以出离之也。寻常亦会说此身是苦，其实亦只是一句说话耳，非真真见得此身在陷阱坑坎之中，不能一朝屈者也。试验之自见。

又

闻师又得了道，道岂时时可得耶？然真正学者亦自然如此。杨慈湖先生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记其数，故慈湖于宋儒中独谓第一了手好汉，以屡疑而屡悟也。学人不疑，是谓大病。唯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自信菩萨于此事信得及否？彼以谈诗谈佛为二事，不知谈诗即是谈佛。若悟谈诗即是谈佛人，则虽终日谈诗何妨。我所引“白雪阳春”之语，不过自谦之辞，欲以激励彼，俾知非佛不能谈诗也，而谈诗之外亦别无佛可谈。自信失余之意，反以谈诗为不美，岂不误哉！历观传灯诸祖，其作诗说偈，超逸绝尘不可当，亦可以谈诗病之乎！唯本不能诗而强作，则不必，若真实能诗，则因谈佛而其诗益工者又何多也，何必以谈诗为病也？

与澄然

认不得字胜似认得字，何必认得字也？只要成佛，莫问认得字与否，认得字亦是一尊佛，认不得字亦是一尊佛。当初无认字佛，亦无不认得字佛。无认字佛，何必认字；无不认字佛，何必不认字也？大要只要自家生死切耳。我昨与丘但之寿诗有云：“劬劳虽谢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今人但见得父母生我身，不知日夜承世尊恩力，盖千生万劫以来，作忘恩背义之人久矣。今幸世尊开我愚顽，顿能发起一念无

上菩提之心，欲求见初生爷娘本面，是为万幸，当生大惭大愧乃可。故古人亲证亲闻者，对法师前高叫大哭，非漫然也。千万劫相失爷娘，一旦得之，虽欲不恸哭，不可得矣。慎莫草草作语言戏论，反成大罪过也！世间戏论甚多，惟此事是戏论不得者。

答自信

既自信，如何又说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说自信也？试问自信者是信个甚么？放不下者又是放不下个甚么？于此最好参取。信者自也，不信者亦自也，放得下者自也，放不下者亦自也。放不下是生，放下是死；信不及是死，值得及是生。信不信，放下不放下，总属生死，总属生死，则总属自也，非人能使之不信不放下，又信又放下也。于此着实参取，便自得之。然自得亦是自，来来去去，生生死死，皆是自，可信也矣。来书“原无生死”四字，虽是诸佛现成语，然真实是第一等要紧语也。既说原无生死，则亦原无自信，亦原无不自信也；原无放下，亦原无不放下也。“原无”二字，甚不可不理睬：既说原无，则非人能使之无可知矣，亦非今日方始无又可知矣。若待今日方始无，则亦不得谓之原无矣。若人能使之无，则亦不得谓之原无矣。“原无”二字，总说不通也。故知原无生者，则虽千生总不妨也，何者？虽千生终不能生，此原无生也。使原无生而可生，则亦不得谓之原无生矣。故知原无死者，则虽万死总无碍也。何者？虽万死终不能死，此原无死也。使原无死而可死，则亦不得谓之原无死矣，故“原无生死”四字，不可只恁么草草读过，急着精彩，便见四字下落。

又

一动一静，原不是我，莫错认好。父母已生后，即父母未生前，无别有未来前消息也。见得未生前，则佛道、外道、邪道、魔道总无有，何必怕落外道乎？总无死，何必怕死乎？然此不怕死总自十分怕死中来。世人唯不怕死，故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圣人唯万分怕死，故穷究生死之因，直证无生而后已。无生则无死，无死则无怕，非有死而强说不怕也。自古唯佛、圣人怕死为甚，故曰“子之所慎：斋战疾”，又曰“临事而惧，若死而无悔者吾不与”，其怕死何如也？但记者不知圣人怕死之大耳，怕死之大者，必朝闻而后免于夕死之怕也，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曰可者，言可以死而不怕也；再不复死，亦再不复怕也。

我老矣，冻手冻笔，作字甚难，慎勿草草，须时时与明因确实理会。我于诗学无分，祇缘孤苦无朋，用之以发叫号，少泄胸中之气，无《白雪阳春》事也。举世无真学道者，今幸有尔列位真心向道，我喜何如！若悠悠然唯借之以过日子，又何必乎？

又

若无山河大地，不成清净本原矣，故谓山河大地即清净本原可也。若无山河大地，则清净本原为顽空无用之物，为断灭空不能生化之物，非万物之母矣，可值半文钱乎？然则无时无处无不是山河大地之生者，岂可以山河大地为作障碍而欲去之也？清净本原，即所谓本地风光也。视不见，听不闻，欲闻无声，欲嗅无臭，此所谓龟毛兔角，原无有也。原无有，是以谓之清净也。清净者，本原清净，是以谓之清净

本原也，岂待人清净之而后清净耶？是以谓之盐味在水，唯食者自知，不食则终身不得知也。又谓之色里胶青。盖谓之曰胶青，则又是色，谓之曰色，则又是胶青。胶青与色合而为一，不可取也。是犹欲取清净本原于山河大地之中，而清净本原已合于山河大地，不可得而取矣；欲舍山河大地于清净本原之外，而山河大地已合成清净本原，又不可得而舍矣。故曰取不得，舍不得，虽欲不放下不可得也。龟毛兔角，我所说与佛不同：佛所说以证断灭空耳。

又

念佛是便宜一条路，昨火化僧只是念佛得力。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不但此僧为然，亦不必似此火化乃见念佛功效也。古今念佛而承佛接引者，俱以无疾而化为妙。故或坐脱，或立亡，或吉祥而逝。故佛上称十号，只曰“善逝”而已。善逝者，如今人所言好死是也。此僧火化，虽非正法，但其所言得念佛力，实是正言，不可因其不是正法而遂不信其为正言也，但人不必学之耳。念佛须以见佛为愿，火化非所愿也。

又

无相、无形、无国土，与有相、有形、有国土，成佛之人当自知之，已证涅槃之人亦自知之，岂劳问人也？今但有念佛一路最端的。念佛者，念阿弥陀佛也。当时释迦金口称赞有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国土，专一接引念佛众生。以此观之，是为有国土乎，无国土乎？若无国土，则阿弥陀佛为假名，莲华为假相，接引为假说。互相欺诳，佛当受弥天大罪，如今之衙门口光棍，当即时败露，即受诛夷矣，安能引万亿

劫聪明豪杰同登金莲胜会乎？何以问我有无形、相、国土力也？且夫佛有三身：一者清净法身，即今问佛问法与问有无形、相、国土者也，是无形而不可见，无相而不可知者也。是一身也。二者千百亿化身，即今问佛问法间有无形、相、国土，又欲参禅，又欲念佛，又不敢自信，如此者一日十二时，有千百亿化现，故谓之化身。是又一身也。即法身之动念起意，变化施为，可得而见，可得而知，可得而状者也。三者圆满报身，即今念佛之人满即报以极乐，参禅之人满即报以净土，修善之满即报以天堂，作业之人满即报以地狱，慳贪者报以饿狗，毒害者报以虎狼，分厘不差，毫发不爽，是报身也。报身即应身，报其所应得之身也。是又一身也。今但念佛，莫愁不到西方，加入但读书，莫愁不取富贵，一理耳。但有因，即有果。但得本，莫愁末不相当；但成佛，莫愁佛不解语，不有相，不有形，不有国土也。又须知我所说三身，与佛不同。佛说三身，一时具足，如大慧引儒书云：“‘天命之谓性’，清净法身也。‘率性之谓道’，圆满报身也。‘修道之谓教’，千百亿化身也。”最答得三身之义明白。然果能知三身即一身，则知三世即一时，我与佛说总无二矣。

答明因

昨有客在，未及裁答。记得尔言“若是自己，又何须要认”。我谓此是套语，未可便说不要认也。急写“要认”数字去！夫自己亲生爷娘认不得，如何是好，如何过得日子，如何便放得下，自不容不认得去也。天下岂有亲生爷娘认不得，而肯丢手不去认乎？决无此理，亦决无此等人。故我作寿丘坦之诗有云：“劬劳虽谢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尊莫尊

于爷娘，而人却认不得者，无始以来认他人作父母，而不自知其非我亲生父母也。一旦从佛世尊指示，认得我本生至亲父母，岂不畅快！又岂不痛恨昔者之不见而自哀鸣与流涕也耶！故临济以之筑大愚，非筑大愚也，喜之极也。夫既认得自己爷娘，则天来大事当时成办，当时结绝矣，盖此爷娘是真爷娘，非一向假爷娘可比也。假爷娘怕事，真爷娘不怕事；入火便入火，烧之不得；入水便入水，溺之不得。故唯亲爷娘为至尊无与对，唯亲爷娘能入于生死，而不可以生死；唯亲爷娘能生生而实无生，能死死而实无死。有此好爷娘，可不早亲识认之乎？然认得时，爷娘自在也；认不得时，爷娘亦自在也。唯此爷娘情性大好，不肯强人耳。因复走笔潦倒如此，甚不当。

又

无明“实性即佛性”二句，亦未易会。夫既说实性，便不可说空身；既说空身，便不宜说实性矣。参参！“但得本，莫愁未。”我道但有本可得，即便有未可愁，难说莫愁未也。“自利利他”亦然；若有他可利，便是未能自利的矣。既说“父母未生前”，则我身尚无有；我身既无有，则我心亦无有；我心尚无有，如何又说有佛？苟有佛，即使有魔，即便有生有死矣，又安得谓之父母未生前乎？然则所谓真爷娘者，亦是假立名字耳，莫太认真也！真爷娘不会说话，乃谓能度阿难，有是理乎？佛未尝度阿难，而阿难自迷，谓必待佛以度之，故愈迷愈远，直至迦叶时方得度为第二祖。当迦叶时，迦叶力摈阿难，不与话语，故大众每见阿难便即星散，视之如仇人然。故阿难慌忙无措，及至无可奈何之极，然后舍却从

前悟解，不留半点见闻于藏识之中，一如父母未生阿难之前然，迦叶方乃印可传法为第二祖也。设使阿难犹有一豪聪明可倚，尚贪着不肯放下，至极干净，迦叶亦必不传之矣。盖因阿难是极聪明者，故难舍也。然则凡看经看教者，只要舍我所不能舍，方是善看经教之人，方是真聪明大善知识之人。莫说看经看教为不可，只要看得瞥脱乃可。

明因曰：诸相原非相，只因种种差别，自落诸相中，不见一相能转诸相。

诸相原非相，是也，然怎见得原非相乎？世间凡可得而见者，皆相也，今若见得非相，则见在而相不在，去相存见，是又生一相也。何也？见即是相耳。今且勿论。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既见了如来，诸相又向何处去乎？抑诸相宛尔在前，而我心自不见之耶，抑我眼不见之也？眼可见而强以为不见，心可见而谬以为不见，是又平地生波，无风起浪，去了见复存不见，岂不大错！

明因曰：豁达空是落断灭见，着空弃有是着未见，都是有造作。见得真爷娘，自无比等见识。然即此见识，便是真空妙智。

弃有着空，则成顽空矣，即所谓断灭空也，即今人所共见太虚空是也。此太虚空不能生万有。既不能生万有，安得不谓之断灭空，安得不谓之顽空？顽者，言其顽状如一物然也。然则今人所共见之空，亦物也，与万物同矣，安足贵乎！六祖当时特借之以喻不碍耳。其实我之真空岂若是耶！唯豁达空，须细加理会，学遭到此，已大段好了，愿更加火候，疾证此大涅槃之乐。

明因曰：名为豁达空者是谁，怕落豁达空者是谁，能参取豁达空者是谁。我之真空能生万法，自无莽荡。曾有偈云：“三界与万法，匪归何有乡，若只便恁么，此事大乖张。”此是空病，今人有执着诸祖一语修行者，不知诸祖教人，多是因病下药，如达磨见二祖种种说心说性，故教他外息诸缘，心如墙壁。若执此一语，即成断灭空。

真空既能生万法，则真空亦自能生罪福矣。罪福非万法中之一法乎？须是真难得自无罪福乃可，不可只恁么说去也。二祖当时说心说性，亦只为不曾认得本心本性耳。认榕本心本性者，又肯说心说性乎？故凡说心说性者，皆是不知心性者也。何以故？心性本来空也。本来空，又安得有心更有性乎？又安得有心更有性可说乎？故二祖直至会得本来空，乃得心如墙壁去耳。既如墙壁，则种种说心说性诸缘，不求息而自息矣。诸缘既自息，则外缘自不入，内心自不惴，此真空实际之境界也，大涅槃之极乐也，大寂灭之藏海也，诸佛诸祖之所以相续慧命于不断者也，可以轻易而错下注脚乎？参参！

明因云：那火化僧说话亦通，只疑他临化时叫人诵《弥陀经》，又说凡见过他的都是他的徒弟。

临化念《弥陀经》，此僧家常仪也。见过即是徒弟，何疑乎？能做人徒弟，方是真佛，我一生做人徒弟到老。

豫 约

小 引

余年已七十矣，旦暮死，皆不可知。然余四方之人也，无家属僮仆于此，所赖以供朝夕者，皆本院之僧，是故豫为之约。约曰：我在，则事体在我，人之敬慢亦在我。我若有德，人则敬我，汝等纵不德，人亦看不见也。我若无德，人则我慢，纵汝等真实有德，人亦看不见也。所系皆在我，故我只管得我立身无愧耳。虽不能如古之高贤，但我青天白日心事，人亦难及，故此间大贤君子，皆能恕我而加礼我。若我死后，人皆唯尔辈之观矣，可复如今日乎？且汝等今日亦自不暇：终年修理佛殿，塑像请经，铸钟鞞鼓，并早晚服事老人。一动一息，恐不得所，固忙忙然无有暇刻矣。今幸诸事粗具，塔屋已成，若封塔之后，汝等早晚必然守塔，人不见我，只看见汝，则汝等一言一动可苟乎哉！汝等若能加谨僧律，则人因汝敬，并益敬我，反思我矣。不然，则岂但不汝敬，将我此龙湖上院即同兴福等寺应付僧一样看了也，其为辱门败种，宁空此院，置此塔，无人守护可矣。吾为此故，豫设戒约，付常融、常中、常守、怀捷、怀林、怀善、怀珠、怀玉等。若余几众，我死后无人管理，自宜遣之复还原处，不必强也。盖年幼人须有本师管辖，方可成器；又我死后势益淡薄，少年人或难当抵也。若能听约忍饥和众，则虽十方贤者，亦宜留

与共聚，况此数众与下院之众乎？第恐其不肯或不能，是以趁早言之。

一、早晚功课

具上院《约束册》中，不复再列。

一、早晚山门

山门照旧关锁，非水火紧急，不得擅开，非熟客与檀樾为烧香礼拜来者，不得擅开。若为看境而来，境在湖上之山，潭下之水，尽在上院山门之外，任意请看，不劳敲门与开门也。远者欲做饭吃，则过桥即是柳塘先生祠，看祠有僧，来客可办柴米，令跟随人役烧茶煮饭，彼中自有锅灶，亦不劳扣门矣。何也？山僧不知敬客礼数，恐致得罪耳。

一、早晚礼仪

除挑水舂米作务照常外，其徐非礼佛，即静坐也，非看经，即经行念佛也。但是整顿僧衣与接客等矣，岂可效乡间老以为无事，便纵意自在乎？与其嬉笑，无宁耻，此实言也。其坐如山，其行如蚁，其立如柱，其止如钉，则坐止行立如法矣。我既不自慢，人谁敢谩我？有饭吃饭，无饭吃粥；有银则余，无银则化。化不出米，则化出饭；化不出饭，则化出粥；化不出粥，则化出菜；化不出菜，则端坐而饿死。此释迦律仪也。不法释迦而法积攒俗僧可乎？此时不肯饿死，后日又不饱死不病死乎？总有一日死，不必怕饿死也。

既不怕饿死，又胡为终日驰逐乎？是故不许轻易出门。除人家拜望礼节与僧家无干，不必出门往看外，若称要到某庵某处会我师父或师兄师弟者，皆不许，只许师父暂时到院相看，远者留一宿，近者一饭即请回。若俗家父母兄弟，非办

斋不许轻易入门相见。若无故而时常请假，欲往黄柏山，欲往东山，欲往维摩庵等处者，即时驱遣之去。宁可无人守塔，不可容一不守戒约之僧，宁可终身只四五众，不可妄添不受约一人。夫既不许到师父住处矣，况俗家乎？如此则终日锁门，出门亦自希矣。不但身心安闲，志意专一，久则自觉便宜，亦不耐烦见世上人矣。有何西方不可到，大事不可明乎？试反而视世间僧日日邀游街市，当自汗流羞耻之。化他日之钱米，养不惜羞之和尚，出入公私之门，妆饰狗脸之行，与衙门口积年奚殊也！彼为僧如是，我为僧不如是，不但修行所宜，体面亦自超越，起人敬畏，何苦而不肯闭门静坐乎？

既终日闭门，亦自然无客，万一有仕人或乡先生来，不得不开门者，彼见我如此，亦自然生渴仰矣，虽相见何妨耶！接乡士夫则称老先生，接春元及文学则称先生，此其持之者重矣。若称之以老爹相公，反轻之耳。且既为佛子，又岂可与奴隶辈同口称声耶？我自重，人自重我；我自轻，人亦轻我：理之所必至也。闭门静坐，寂然无声，终年如此，神犹钦仰，何况于人？太上出世为真佛，其次亦不为世人轻贱，我愿足矣。区区藏尸塔屋，有守亦可，无守亦可，何足重乎！若本县经过有公务者，自有下院众人迎接，非守塔僧所当闻。若其真实有高兴欲至塔前礼拜者，此佛子也，大圣人也，急宜开门延入，以圣人待之，烹茶而烧好香，与事佛等，始为相称。迎送务尽礼：谈佛者呼之为佛爷；讲道学者呼之为老先生；不讲学不谈佛，但其人有气概欲见我塔者，则呼之为老大人。五众齐出与施礼，三众即退而办茶，唯留常融、怀林二人安客坐而陪之：融隅坐，林傍坐，俱用漆椅，不可用凳

陪客坐也。有问乃答，不问即默，安闲自在，从容应对，不敢慢之，不可敬之。敬之则必以我为有所求，甚不可也。

一、早晚佛灯

夫灯者所以继明于昼夜，而并明于日月者也。故日能明于昼，而不能照重阴之下；月能明于夜，而不能照殿屋之中。所以继日月之不照者，非灯乎？故谓之曰日月灯明佛，盖以佛譬日月灯，称佛之如灯如日月也。日月有所不照，唯灯继之，然后无所不照，非谓日月可无而灯独不可无也。今事佛者相沿而不知其义，以为常明灯者，但是灯光，而不复论有日月，乃昼夜然灯不息，则日月俱废矣。非但月为无用之光，而日亦为无益之明矣。故今只令然灯于夜，昼则不敢然，以佛常如日也。只令然灯于晦，望之前后十余夜即不敢然，以佛之常如月也。唯邻晦朔前后半余月，然灯彻旦，以佛之常如灯也。则允矣，足称日月灯明佛矣。

一、早晚钟鼓

夫山中之钟鼓，即军中之号令，天中之雷霆也。电雷一奋，则百谷草木皆甲坼；号令一宣，则百万齐声，山川震沸。山中钟鼓，亦犹是也。未鸣之前，寂寥无声，万虑俱息；一鸣则蝶梦还周，耳目焕然，改观易听矣。纵有杂念，一击遂忘；纵有愁思，一捶便废；纵有狂志悦色，一闻音声，皆不知何处去矣。不但尔山寺僧众然也，远者近者孰不闻之？闻则自然悲仰，亦且回心易向，知身世之无几，悟劳攘之无由矣。然则山中钟鼓所系匪鲜浅也，可听小沙弥辈任意乱敲乎？轻重疾徐，自有尺度：轻则令人喜，重能令人惧，疾能令人趋，徐能令人息，直与军中号令、天中雷霆等耳，可轻乎哉！

虽曰远近之所望而敬者，僧之律行，然声音之道原与心通，未有平素律行僧宝而钟鼓之音不清越而和平也。既以律行起人畏敬于先，又听钟鼓和鸣于清晨良霄（宵）之下。时时闻此，则时时熏心；朝朝暮暮闻此，则朝朝暮暮感悦。故有不待入门礼佛见僧而潜修顿改者，此钟鼓之音为之也，所系诚非细也。不然，我之撞钟击鼓，如同儿戏，彼反怒其惊我眠而聒我耳，反令其生噪心矣。

一、早晚守塔

封塔后即祀木主，以百日为度，早晚俱烧香，唯中午供饭一盞，清茶一瓯，豆豉少许，上悬琉璃。我平生不爱人哭哀哀，不爱人闭眼愁眉作妇人女子贱态。丈夫汉喜则清风朗月，跳跃歌舞，怒则迅雷呼风，鼓浪崩沙，加三军万马，声沸数里，安得有此俗气，况出家人哉！且人生以在世为客，以死为归。归家则喜而相庆，亦自谓得所而自庆也，又况至七八十而后归，其为庆幸，益以无涯，若复有伤感者，是不欲我得所也，岂出家人之所宜乎？古有死而念佛相送，即今人出郭作歌送客之礼，生死一例。苟送客而哀兴，岂不重难为客耶？客既不乐，主人亦何好也？是以再四叮咛，非怕汝等哭也，恐伤我归客之心也。唯当思我所嗜者。我爱书，四时祭祀必陈我所亲校正批点与纂集抄录之书于供卓之右，而置常穿衣裳于供卓之左，早陈设，至晚便收。每年共十二次祭祀，虽名为祭祀，亦只是一饭一茶一少许豆豉耳。但我爱香，须烧好香；我爱钱，须烧好纸钱；我爱书，须牢收我书，一卷莫轻借人，时时搬出日头晒晒，干便收讫。虽庄纯甫近来以教子故，亦肯看书，要书，但决不可与之。且彼亦不知我

死，纵或于别处闻知我死而来，亦不可与以我书。

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我死不在今日也。自我遣家眷回乡，独自在此落发为僧时，即是死人了也，已欲他辈皆以死人待我了也，是以我至今再不曾遣一力到家者，以谓已死无所用顾家也。故我尝自谓我能为忠臣者，以此能忘家忘身之念卜之也，非欺诞说大话也。不然，晋江虽远，不过三千余里，遣一僧持一金即到矣，余岂惜此小费哉？不过以死自待，又欲他辈以死待我，则彼此两无牵挂：出家者安意出家，在家者安意做人家。免道途之劳费，省江湖之风波，不徒可以成就彼，是亦彼之所以成就我也。何也？彼劳苦则我心亦自愁苦，彼惊惧则我心亦自疑惧；彼不得安意做人家，我亦必以为使彼不得做人家者我陷之也。是以不愿遣人往问之。其不肯遣人往问之者，正以绝之而使之不来也。庄纯甫不晓我意，犹以世俗情礼待我，今已到此三次矣。其家既穷，来时必假借路费，借倩家人，非四十余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好遽回，又非四五十日未易抵家。审如此，则我只宜在家出家矣，何必如此以害庄纯甫乎？故每每到此，则我不乐甚也，亦以使之不敢复来故也。既不肯使之来此，又岂肯遣人往彼乎？一向既不肯遣人往彼，今日又岂可遣人往彼报死乎？何者？总之，我死不在今日也。我死既不在今日，何谓封塔而乃以死待我也？则汝等之当如平日又可知也。待我如平日，事我如生前，言语不苟，行事不苟，比旧更加谨慎，使人人咸曰龙湖僧之守禁戒也如此，龙湖僧之不谬为卓吾侍者也又如此，其为喜悦我也甚矣，又何必以不复见我为苦而生悲怆也？我之形虽不可复见，而我心

则开卷即在矣。读其书，见其人，精神且千万倍，若彼形骸外矣，又何如我书乎？况读其预约，守其戒禁，则卓吾老子终日对面，十目视之无有如其显，十手指之无有如其亲者，又何必悲恋此一具瘦骨柴头，以为能不忘老子也耶？勉之戒之！

我初至麻城，曾承庵创买县城下今添盖楼屋所谓维摩庵者，皆是周友山物，余已别有《维摩庵创建始末》一书寄北京与周友山矣。中间开载布施事颇详悉，其未悉者又开具缘簿中，先寄周友山于川中。二项兼查，则维摩庵布施功德主，亦昭昭可案覆而审，不得没其实也。《创建始末》尚有两册：一册留龙湖上院为照；一册以待笃实僧能坚守楼屋静室者，然后当友山面前给与之。世间风俗日以偷薄，不守本分，虽百姓亦难，何况出家之者。谨守清规，莫乱收徒众以为能！纵不能学我一分半分，亦当学我一厘两厘，何苦劳劳碌碌，日夜不止也。在家之人，尚为有妻儿亲眷等，衣食人情，逼迫无措，我出家人，一身亦不曾出一丁银米之差，若不知休，非但人祸，天必刑之，难避免也。周友山既舍此庵，不是小事。此庵见交银七十二两与曾、刘二家矣，可轻视之欤！

夫友山之所以敬我者，以我稍成一个人也。我之所以不回家，不他往者，以友山之知我也。我自幼寡交，少知游。稍长，从薄宦于外，虽时时有敬我者，然亦皮肤粗浅视我耳；深知我者无如周友山。故我不还家，不复别往寻朋友也，想行遍天下，亦只如此已矣，且友山非但知我，亦甚重我。夫士为知己死，何也？知己之难遇也。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取座主为亲爷娘，终身不能忘；捉学官取之为案首，即以提学官为恩师，事之如事父兄；以其知己也。以文相知，犹然

如此，况心相知哉！故天下未有人而不喜人知己者，则我之
不归家又可知矣。今世不察，既以不归家病我，家中乡里之
人，又以不归家为我病。我心中只好自问自答，曰：“尔若知
我，取我为案首，我自归矣，何必苦劝我归也。”然友山实是
我师，匪但知我已也。彼其退藏之密，实老子之后一人，我自
望之若跂，尤不欲归也。尔等谨守我塔，长守清规，友山在
世，定必护尔，尔等保无恐也。

刘近城是信爱我者，与杨凤里实等。梅澹然是出世丈夫，
虽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今既学道，有端的知见，我无
忧矣。虽不曾拜我为师，——彼知我不肯为人师也——然已
时时遣人走三十里问法，余虽欲不答得乎？彼以师礼默默事
我，我纵不受半个徒弟于世间，亦难以不答其请，故凡答彼
请教之书，彼以师称我，我亦以澹然师答其称，终不欲犯此
不为人师之戒也。呜呼！不相见面相师，不独师而彼此皆以
师称，亦异矣！

于澹然称师者，澹然已落发为佛子也，于众位称菩萨者，
众位皆在家，故称菩萨也，然亦真正是菩萨。家殷而门户重，
即亲戚往来常礼，亦自无闲旷之期，安得时时聚首共谈此事
乎？不聚而谈，则退而看经教，时时问话，皆有的据，此岂
可以好名称之！夫即使好名而后为，已是天下奇男子所希有
之事，况实在为生死起念，早晚唯向佛门中勤渠拜请者乎？敬
之敬之！亦以众菩萨女身也，又是有亲戚爱妒不等，生出闲
言长语，不可耳闻也，犹然不一理会，只知埋头学佛道，作
出世人，况尔等出家儿，并无一事，安可不究心，安可不念佛
耶？

我有西方诀，最说得亲切，念佛求生西方者，须知此趣向，则有端的志气矣。不然，虽曰修西方，亦是一句见成语耳。故念佛者定须看通了西方诀，方为真修西方之人。夫念佛者，欲见西方弥陀佛也。见阿弥陀佛了，即是生西方了，无别有西方可生也。见性者，见自性阿弥陀佛也。见自性阿弥陀佛了，即是成佛了，亦无别有佛可成也。故修西方者，总为欲见佛耳，虽只得面见彼佛阿弥陀，然既常在佛之旁，又岂有不得见自己佛之理耶？时时目击，时时耳闻，时时心领而意会。无杂学，无杂事，一日听之，百日亦听之；一劫伴之，百万劫亦与之伴；心志纯一，再无别有往生之想矣，不成佛更何待耶？故凡成佛之路甚多，更无有念佛一件直截不磋者；是以大地众生，咸知修习此一念也。然问之最聪明灵利肯念佛者，竟无一人晓了此意，则虽念佛何益？既不以成佛为念，而妄谓佛是决不可成之物，则虽生西方，欲以奚为？纵得至彼，亦自不肯信佛言语，自然复生别想，欲往别处去矣，即见佛犹不见也。故世之念佛修西方者可笑也，决万万无生西方之理也。纵一日百万声佛，百事不理，专一如此，然我知其非往生之路也，须是发愿欲求生西方见佛，而时时听其教旨，半言不敢不信，不敢不理睬，乃是求往生之本愿正经主意耳。以上虽说守塔事，而终之以修净土要诀，盖皆前贤之所未发，故详列之，以为早晚念佛之因。

一、感慨平生

善因等众菩萨，见我涅槃，必定差人来看。夫诸菩萨甚难得，若善因者，以一手面综数产，纤悉无遗；以家妇而养诸姑，昏嫁尽礼。不但各无间言，亦且咸得欢心，非其本性

和平，真心孝友，安能如此？我闻其才力、其识见大不寻常，而善因固自视若无有也。时时至绣佛精舍，与其妹澹师穷究真乘，必得见佛而后已。故我（犹）（尤）真心敬重之。此皆尔等所熟闻，非千里以外人，百年以远事，或出传说未可信也。尔等但说出家便是佛了，便过在家人了。今我亦出家，宁有过人者，盖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为好而后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修道然后出家也。在家不好修道乎？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特以世人难信，故一向不肯言之。然出家遨游，其所游之地，亦自有父母公祖可以管摄得我。故我于邓鼎石初履县时，虽身不敢到县庭，然彼以礼帖来，我可无名帖答之乎？是以书名帖不敢曰侍生，侍生则太尊己；不敢曰治生，治生则自受缚。寻思四字回答之，曰“流寓客子”。夫流寓则古今时时有之，目令郡邑志书，称名宦则必继之以流寓也。名宦者，贤公祖父母也；流寓者，贤隐逸名流也。有贤公祖父母，则必有贤隐逸名流，书流寓则与公祖父母等称贤矣。宦必有名乃纪，非名宦则不纪，故曰名宦。若流寓则不问可知其贤，故但曰流寓，盖世未有不是大贤高品而能流寓者。晦庵婺源人，而终

身延平；苏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郟县，一葬颍州。不特是也，邵康节范阳人也，司马君实陕西夏县人也，而皆终身流寓洛阳，与白乐天本太原人而流寓居洛一矣。孰谓非大贤上圣而能随寓皆安者乎？是以不问而知其贤也。然既书流寓矣，又书客子，不已赘耶？盖流而寓矣，非筑室而居其地，则种地面食其毛，欲不受其管束又不可得也。故兼称客子，则知其为旅寓而非真寓，如司马公、邵康节之流也。去住时日久近，皆未可知，县公虽欲以父母临我，亦未可得。既未得以父母临我，则父母虽尊，其能管束得我乎？故兼书四字，而后作客之意与不属管束之情畅然明白，然终不如落发出家之为愈。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或曰：“既如此，在本乡可以落发，又何必麻城？”噫！我在此落发，犹必设尽计校，而后刀得临头。邓鼎石见我落发，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尔若说我乍闻之，整一日不吃饭，饭来亦不下咽，李老伯决定留发也。且汝若能劝得李老伯蓄发，我便说尔是个真孝子，是个第一好官。”呜呼！余之落发，岂容易哉！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又岂容易哉！写至此，我自酸鼻，尔等切勿以落发为好事，而轻易受人布施也！

虽然，余之多事亦已极矣。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面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高、殷皆入阁，潘、陈、吕皆入阁，高之扫除少年英俊名进士无数矣，独我以触连得全，

高亦人杰哉！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余安得免触耶？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反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则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往往然也。记余尝苦劝骆曰：“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仕于此者，无家则难住；携家则万里崎岖而入，狼狈而去。尤不可不体念之！但有一能，即为贤者，岂容备责？但无人告发，即装聋哑，何须细问？盖清谨勇往，只可责己，不可责人，若尽责人，则我之清能亦不足为美矣，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嗟嗟！孰知余竟以此相触也哉！虽相触，然使余得以荐人，必以骆为荐首也。此余平生之大略也。上之不能如东方生之避世金马门，以万乘为僚友，含垢忍耻，游戏仕路；最上又不能如胡广之中庸，梁江总之头黑，冯道之五代。贪禄而不能忍诟，其得免于虎口，亦天之幸耳！既老而思胜算，就此一著，已非上策，尔等安得知耶！

故余尝谓世间有三种人决宜出家。非三种而出家，非避难，即无计治生，利其闲散，可以成就吾之懒也，无足言也。三种者何？盖世有一种如梅福之徒，以生为我酷，形为我辱，智为我毒，身为我桎梏，的然见身世之为赘疣，不得不弃官而隐夫洪崖、玉笥之间者，一也。又有一种，如严光、阮籍、

陈抟、邵雍辈，苟不得比于吕尚之遇文王，管仲之遇齐桓，孔明之遇先主，傅说之遇高宗，则宁隐无出。故夫子曰：“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女，则何以哉？”又曰：“沽之哉！我待价者也。”是以孔子终身不仕而隐也。其曰“有道则仕，无道则怀”，不过以赞伯王等云耳。若夫子苟不遇知己善价，则虽有道之世，不肯沽也。此又一种也。夫天下曷尝有知己之人哉？况真为天下知己之主欤！其不得不隐居于岩穴、钓台、苏门之山，固其所矣。又有一种，则陶渊明辈是也：亦贪富贵，亦苦贫穷。苦贫穷，故以乞食为耻，而曰“扣门拙言词”；爱富贵故求为彭泽令，因遣一力与儿，而曰“助汝薪水之劳”。然无耐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赋《归去》也。此又一种也。适怀林在傍研墨，问曰：“不审和尚于此三种何居？”余曰：“卓哉！梅福、庄周之见，我无是也。必遇知己之主而后出，必有盖世真才，我无是才也，故亦无是见也。其唯陶公乎？”夫陶公清风千古，余又何人，敢称庶几，然其一念真实，受不得世间管束，则偶与同耳，敢附骥耶！

以上六条，未条复潦倒哀鸣，可知余言之不顾矣。劝尔等勿哭勿哀，而我复言之哀哀，真情实意，固自不可强也。我愿尔等勿哀，又愿尔等心哀，心哀是真哀也。真哀自难止，人安能止？

寒灯小话

九月十三夜，大人患气急，独坐更深，向某辈盲曰：“丘坦之此去不来矣。”言未竟，泪如雨下。某谓大人莫太感伤，因为鄙俚之语以劝大人。语曰：“这世界真可哀：乾坤如许大，好人难容载。我劝大人莫太伤怀。古来尽如此，今日安足怪！我量彼走尽天下无知己，必然有时还来。”乱曰：“此说不然。此人聪明大有才，到处逢人多相爱。只恨一去太无情，不念老人日夜难待。”十五夜，复闻人道有一老先生特地往丘家拜访荆州袁生，且亲下请书以邀之。袁生拜既不答，召又不应；丘生又系一老先生通家子，亦竟不与袁生商之。傍人相视，莫不惊骇，以为此皆人世所未有者。大人谓：“袁生只为不省人间礼数，取怒于人，是以邀游至此，今又责之备，袁生安所逃死耶！嗟嗟！袁生之难也，乌得无罪乎！”怀林小沙弥从旁晒曰：“袁家、丘家决定是天上人初来下降人世者，是以不省人世事也。若是世间人，安有不省世间礼数之理？”某谓林言甚辩。大人曰：“林之言是也。夫唯真天上人，是以不知有人世事。故世间人之所能知者，天人不知；世间人之所能行者，天人不能；是以谓之天人也。夫世间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天人既已不知不能，则天人之所知者世间人亦决不知，天人之所能者世间人亦决不能。若慕天人以其所不知不能，而复责天人以世之所共知共能，是犹责人世以知能，而复求其如天

人之不知与不能也，不亦难欤！则不惟天人失其为天人，将世间人亦失其为世间人矣，是责备之过也。吾谓不如取天人之所独知独能者而以与之好，而略其所不知不能之不如世间人者，而不为之求备焉，则善矣。”因感而赋诗三章，以法责备者之惑。

不是天人初下世，如何不省世人礼？省得世人礼不难，尔来我往知礼矣。

既不能知人世礼，如何敢到人间世？任尔胸藏万斛珠，不如百拜头至地。

去年曾有一新郎，两处奔波苦苦忙。粪扫堆边都是也，痴人却说郎非常。

是夜，怀林侍次，见有猫儿伏在禅椅之下。林曰：“这猫儿日间祇拾得几块带肉的骨头吃了，便知痛他者是和尚，每每伏在和尚座下而不去。”和尚叹曰：“人言最无义者是猫儿，今看养他顾他时，他即恋着不去。以此观之，猫儿义矣！”林曰：“今之骂人者动以禽兽奴狗骂人，强盗骂人，骂人者以为至重，故受骂者亦自为至重。吁！谁知此岂骂人语也！夫世间称有义者莫过于人。你看他威仪礼貌，出言吐气，好不和美！怜人爱人之状，好不切至！只是还有一件不如禽兽奴狗强盗之处。盖世上做强盗者有二：或被官司逼迫，怨气无伸，遂尔遁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个半个怜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矣。然则以强盗骂人，是不为骂人了，是反为赞叹称美其人了也。狗虽人奴，义性尤重，守护家主，逐亦不去，不与食吃，彼亦无嗔，自去吃屎，将就度日。所谓‘狗不厌家贫’是也。今以奴狗骂人，

又岂当乎？吾恐不是以狗骂人，反是以人骂狗了也。至于奴之一字，但为人使而不足以使人者，咸谓之奴。世间曷尝有使人之人哉！为君者，汉唯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馀尽奴也，则以奴名人，乃其本等名号，而反怒人何也？”和尚谓：“禽兽畜生强盗奴狗，既不足以骂人，则当以何者骂人乃为恰当？”林遂引数十种如蛇如虎之类，俱是骂人不得者。直商量至夜分，亦竟不得。乃叹曰：“呜呼！好看者人也，好相处者人也，祇是一付肚肠甚不可看，不可处！”林曰：“果如此，则人真难形容哉！世谓人皮包倒狗骨头，我谓狗皮包倒人骨头。未审此骂何如？”和尚曰：“亦不足以骂人。”遂去睡。

守庵僧每日斋，皆取给于城内外人家供给盂饭，推其馀乃以饭往来方僧道侣。是日，道侣中有一人再来索食，守僧怒骂不已。大人闻之，谓某辈曰：“不与食亦罢，何太辱骂也？况又盂饭之馀乎！”因论及常志等，谓：“常志每借得银物，随手辄尽，此其视守僧之骂道人较胜矣。且常志等平日亦自谓能轻财好施，当过守僧十倍也。”某谓：“此说未当，要不过伯仲之间耳。彼守僧之骂道人，伤于太俭者也。但知为施主惜馀饭，而不知为施主广积福；但知化饭之难，欲以饱其徒，不知受骂之苦，反以伤佛心：是太俭之故也。若常志辈，但见假借名色以得人之银，若甚容易，而不知屡借名色以要人之银，人实难堪。况慷他人之慨，费别姓之财，于人为不情，于己甚无谓乎？是太奢之过也。奢俭俱非，何以称常志之胜。”大人曰：“若如子言，则轻财之名不美乎？彼固慕轻财之名而后为之者也。”某曰：“嗟哉！是何言欤！夫古之言轻财者、必曰重义，未有无故而轻财者也。故重义者必轻财，而轻财者

以重义故，是以有轻财重义之说，有散财结客之说。是故范纯佑麦舟之予，以石曼卿故；非石曼卿，则一麦不肯妄费矣。鲁子敬有一困三千里之予，以周公瑾故，非公瑾则一粒不肯妄费矣。为公瑾是以给客故散财，为石曼卿是以重义故轻财。今得人钱财，视同粪土，岂为谋王图伯，用之以结客乎？抑救灾恤患，而激于义之不能以已也？要不过纵洒色之欲，滋豪奴之贪，乱而不理，懦而不敢明耳，何曾有一文施及于大贤之待朝舖者。此为浪费纵欲，而借口轻财，是天下之浪子皆轻财之夫也，反不如太俭者之为得，故曰‘与其奢也宁俭’。”

九月二十七日，林随长者游至西城，发足欲往万寿寺。寺有僧，长者每游必至方丈。是日忽逢暴雨，势似天以同来，长者避雨于季士门下。不一盏茶，雨过，然平地皆水，可以行舟矣。林启长者曰：“此骤雨，水未退，不如升堂一坐，稍待水退乃往。”长者登堂，坐于中堂之上。时有老仆即欲入报，长者递止之曰：“勿报，我躲雨至此，权坐一时，切勿报！不报，我尚多坐一时；若报，主人出，我不过一茶即起矣。”偶宅中有老姆从内出，见是长者，不觉发声曰：“是卓吾老爹，何不速报！”便翻身入内，口中道：“卓吾老爹在堂，快报知！快报知！”于时主人出，安座已。坐未一茶，长者果起。至道中，问林曰：“何此家妇人女子尽识李卓吾耶？”林曰：“偏是妇人女子识得，具丈夫相者反不识也。此间男子见长者个个攒眉。”长者曰：“如尔言，反比不得妇人耶？”林曰：“不然。男子惯见长者，故作寻常看，此老妇人乍见耳，乍见是以生希有想、欢喜想也。长者但自念，果寻常乎，希有乎，不必

问林也。若说男子不如妇人，非矣。”长者曰：“尔言是！尔言是！”疾行至万寿寺，会其僧。其僧索书。书数纸已，其徒又索联句。联句曰：“僧即俗，俗即僧，好个道场；尔为尔，我为我，大家游戏。”是夜雨不止，雨点大如车轮。长者肩舆淋漓带雨而归，大叫于舆上曰：“子看我与尔共作雨中游，何如？”林对曰：“真可谓游戏三昧，大神通自在长者矣！”

玉 合

此记亦有许多曲折，但当要紧处却缓慢，却泛散，是以未尽其美，然亦不可不谓之不知趣矣。韩君平之遇柳姬，其事甚奇，设使不遇两奇人，虽曰奇，亦徒然耳。此昔人所以叹恨于无缘也。方君平之未得柳姬也，乃不费一毫力气而遂得之，则李王孙之奇，千载无其匹也。迨君平之既失柳姬也，乃不费一时力气而遂复得之，则许中丞之奇，唯有昆仑奴千载可相伯仲也。呜呼！世之遭遇奇事如君平者，亦岂少哉！唯不遇奇人，卒致两地含冤，抱恨以死，悲矣！然君平者唯得之太易，故失之亦易，非许俊奇杰，安得复哉？此许中丞所以更奇也。

昆仑奴

许中丞片時計取柳姬，使玉合重圓；昆仑奴当时力取红绡，使重关不阻：是皆天地间缓急有用人也，是以谓之侠耳。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古今天下，苟不遇侠而妄委之，终不可用也。或不知其为侠而轻置之，则亦不肯为我死，为我用也。

侠士之所以贵者，才智兼资，不难于死事，而在于成事也。使死而可以成事，则死真无难矣！使死而不足以成事，则亦岂肯以轻死哉！贯高之必出张王，审出张王而后绝吭以死者是也。若昆仑奴既能成主之事，又能完主之身，则奴愿毕矣，纵死亦有何难，但郭家自无奈昆仑奴何耳。剑术纵精，初何足恃。设使无剑术，郭家四五十人亦能奈之何乎？观其酬对之语可见矣。况彼五十人者，自谓囊中之物，不料其能出此网矣。一夫敢死，千夫莫当，况仅仅五十人而肯以活命换死命乎？直溃围出，本自无阻，而奈何以剑术目之！谓之剑术且不可，而乃谓之剑侠，不益伤乎！剑安得有侠也？人能侠剑，剑又安能侠人？人而侠剑，直匹夫之雄耳，西楚伯王所谓“学剑不成，去，学万人敌”者是也。夫万人之敌，岂一剑之任耶！彼以剑侠称烈士者，真可谓不识侠者矣。呜呼！侠之一字，岂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夫剑之有术，亦非真英雄者之所愿也。何也？天下无不破之

术也。我以术自圣，彼亦必以术自神，术而逢术，则术穷矣。曾谓荆卿而未尝闻此乎？张良之击秦皇也，时无术士，故子房得以身免，使遇术者，立为齏粉矣。故黄石老大嗔怪于圮桥之下也。嗣后不用一术，只以无穷神妙不可测识之术应之。灭秦兴汉，灭项兴刘，韩、彭之俎醢不及，萧何之械系不及，吕后之妒悍不及，功成名遂而身退，堂堂大道，何神之有，何术之有，况剑术耶？吾是以深悲鲁勾践之陋也，彼其区区，又何足以知荆卿哉！荆卿者，盖真侠者也，非以剑术侠也。

拜 月

此记关目极好，说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笔也。首似散漫，终致奇绝，以配《西厢》，不妨相追逐也。自当与天地相终始，有此世界，即离不得此传奇。肯以为然否？纵不以为然，吾当自然其然。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兰比崔重名，尤为闲雅，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终始不相背负，可谓贞正之极矣。兴福投窰林莽，知恩报恩，自是常理。而卒结以良缘，许之归妹，兴福为妹夫，世隆为妻兄，无德不酬，无恩不答。天之报施善人，又何其巧欤！

红 拂

此记关目好，曲好，白好，事好。乐昌破镜重合，红拂智眼无双，虬髯弃家入海，越公并遣双妓，皆可师可法，可敬可羨，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饮食宴乐之间，起义动概多矣。今之乐犹古之乐，幸无差别视之其可！

卷五 读史

曹公二首

曹公欲以爱女嫁丁仪，五官中郎将曰：“妇人观貌，而丁仪目眇，恐爱女不悦。”后公与仪会，因坐而剧谈，勃然起曰：“丁掾好士，即使其两目盲，犹当嫁女与之，何况但眇。是儿误我！”呜呼！曹公爱才而忘其眇，爱才而忘其爱，爱才而忘其女之所不爱，若曹公真可谓爱才之极矣！然丁掾亦何可当也？夫人以目眇为病，而丁掾独以目眇见为奇，吾是以知曹公之具眼矣。是故独能以双眼视丁掾也。是故丁掾可以失爱女，而不可以失岳翁！纵可以不称岳翁，而不得不称以知己之主！

又

魏武病头风，方伏枕时，一见陈琳檄，即跃然起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夫文章可以起病，是天下之良药不从口

入而从心授也。病即起于见文章，是天下之真药不可以形求，而但可以神领也。夫天下之善文章，如良医之善用药，古今天下亦不少矣。故不难于有陈琳，而独难于有魏武。设使呈陈琳之檄于凡有目者之前，未必不皆以为好，然未必递皆能愈疾也。唯愈疾，然后见魏武之爱才最笃，契慕独深也。故吾不喜陈琳之能文章，而喜陈琳之遇知己。盖知己甚难，虽琳亦不容不怀知己之感矣。唐之明皇，岂不是能文章者？然杜甫《三大礼赋》，浩然“不才”诗，已弃之如秦、越人矣，况六朝之庸主哉！况沈、谢引短推长，僧虔秃笔自免，孝标空续《辨命》哉！

杨 修

史称丞相主簿杨修谋立曾植为魏嗣，曹丕患之，以车载废麓，内吴质与之谋。修以白操，丕大惧，质曰：“无害也。”明日复以麓载绢而入，推验无人，操由是疑。又修每当就植，虑有关白，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馀条，敕门下随问应答。于是教裁出，答即入，操怪之，乃收杀修。此为实录矣。或以修聪敏异常，又与袁氏为婚，故曹公忌之。夫曹公爱才，今古所推，虽祢正平之无状，犹尔相容，陈孔璋之檄辱及父祖，且收以为记室，安得有此？且有此，安得兼群雄而并天下也？其欲谋立临淄，为丕等所譖是的，盖临淄本以才捷爱幸，秉意投修，故修亦自以植为知己。植既数与修书，无所避忌，修

亦每于操前驰骋聪明，则修之不善韬晦，自宜取败。修与祢正平、孔北海俱相知，俱是一流人，故俱败。

反骚

朱子曰：“雄少好辞赋，慕司马相如之作，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常不流涕焉。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以吊屈原云。”李生曰：《离骚》离优也；《反骚》，反其辞，以甚忧也，正谓屈子翻愁结耳。彼以世不足愤，其愤世也益甚；以俗为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龙之渊潜为懿，则其卑鄙世人，驴骡下上，视屈子为何物，而视世为何等乎？盖深以为可惜，又深以可怜，痛原转加，而哭世转剧也。夫有伯夷之行，则以饿死为快；有士师之冲，则以不见羞汗为德；各从所好而已。若执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并夷之清，则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伦，扬雄者惠之类，虽相反而实相知也，实未常不相痛念也。彼假人者岂但不知雄，而亦岂知屈乎？庙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颠覆兮，又岂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其不渝兮，夫唯服道而守义。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托遗编而叹喟兮，涣予涕其盈眶。哀今之人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退默然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

不行!”其伤今念古，亦可感也！独太史公《屈原传》最得之。

史记屈原

夫为井者泄淤泥而莹清泉，可以汲矣，而乃不汲，真不能不令人心恻也。故知王明则臣主并受其福，不明则臣主并受其辱，又何福之能得乎？然则怀王客死于秦，屈原沉没于渊，正并受其辱者耳，曷足怪也！张仪侮弄楚怀，直似儿戏，屈原乃欲托之为元首，望之如尧、舜、三王，虽忠亦痴。观者但取其心可矣。昏愚庸主有何草制可定，左右近侍绝无与原同心者，则原亦太孤子而无助矣。且所草稿既未定，上官大夫等安得见之？既得而见，则是吾示天下以公也。公则无有我人，又何待夺，又何夺之而下与乎？即惟以为上官大夫之能可也，不待彼有夺意斯善矣。此以人事君之道，臣之所以广忠益者，真大忠也，甚不可以不察也。

渔 父

细玩此篇，毕竟是有此渔父，非假设之辞也。观其鼓枻之歌，迥然清商，绝不同调，末即顿显拒绝之迹，遂去不复与言，可以见矣。如原决有此见，肯沉汨罗乎？实相矛盾，各

执一家言也。但为渔父则易，为屈于则难，屈子所谓邦无道则愚以犯难者也。谁不能智，唯愚不可及矣。渔父之见，原亦知之，原亦能言之，则谓为屈原假设之词亦可。

招 魂

朱子曰：“古者人死，则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而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也。说者以为招魂复魂，有祷祠之道，尽爱之心，盖犹冀其复生耳。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施之生人，故宋玉哀悯屈原放逐，恐其魂魄离散，遂因国俗，托帝命，假巫语以招之。其尽爱致祷，犹古遗意。是以太史公读之而哀其志焉。”李生曰：上帝命巫阳占筮屈平所在，与之魂魄。巫阳谓屈原放逐江南，魂魄不复日久，不待占而后知，筮而后与也。但宜即差掌梦之官往招其魂，速之来归耳。夫返魂还魄，生死肉骨，天帝专之，乃使阳筮之，帝之不足为明矣。故阳谓帝命难从，而自以己情来招引之也。天帝亦遂辞巫阳，而谢不能复用屈原焉。盖玉自比巫阳，而以上官、子兰等比掌梦之官，以怀、襄比天帝，辞意隐矣。其招之辞，只述上下四方之不可久处，但道故国土地、饮食、宫室、声妓、宴游之乐，宗族之美，绝不言当日事，可谓至妙至妙。善哉招也！痛哉招也！乐哉招也！同时景差亦有《大招辞》。至汉时淮南小山作《招隐士》。朱子曰：“淮南王安好

招致宾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词赋，以类相从，或称大山，或称小山，汉《汉文志》有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是也。”王逸云：“小山之徒，闵伤屈原身虽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

诫子诗

“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譎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馀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卓吾子曰：既云随时之宜，则首阳非拙；既云无有常家，则何必柳下而后为工？班固赞曰：“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扬雄亦以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其滑稽之雄乎！”卓吾子曰：向既称朔口谐辩倡，则是论胜也，而曰“不能持论”何哉？向之所谓论者，向去朔未远，千载而上，恍然犹将见之，而问于长老之在朔时者，向可知也。当朔时，朝野无半人知朔，唯武帝知朔，故朔有谏必听。彼同时诸长老，谁是知朔者而问朔也？不见设客难乎？吁！“言不纯师，

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箴如”乎不也？雄之为人益可知矣。卑卑弄其唇吻，欲以博万世之名，视朔奚啻霄壤！予此参驳，当为朔、雄实录。

非有先生论

遇得其人，则一言以兴；遇不得其人，则一言遂死。千载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尽养寿命也。唯其不忍为，是以莫肯为，歌咏弹琴，乐而忘死，宜矣。然则东方生盖亦幸而遭遇汉武帝也。人谓大隐居市朝，以东方生为朝隐。噫！使非武帝爱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间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

子 虚

子虚班固曰：“史迁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余谓扬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

亦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讽矣。既不知讽，宜其剧秦而美新也。

贾 谊

班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尽（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于事者著于《传》云。”

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论赞须具旷古双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刘向亦文儒也，然筋骨胜，肝肠胜，人品不同，故见识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虽不能超于文之外，然与固远矣。

汉之儒者咸以董仲舒为称首，今观仲舒不计功谋之云，似矣。而以明灾异下狱论死，何也？夫欲明灾异，是欲计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计功谋利矣，而欲明灾异者何也？既欲明灾异以求免于害，而又谓仁人不计利，谓越无一仁又何也？所

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为耶？其视贾谊之通达国体，真实切用何如耶？

班氏何知，知有旧时所闻耳，而欲以贬谊，岂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虽然，董氏特腐耳，非诈也，直至今日，则为穿窬之盗矣。其未得富贵也，养吾之声名以要朝廷之富贵，凡可以欺世盗名者，无所不至。其既得富贵也，复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凡所以临难苟免者，无所不为。岂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故余因读贾、晁二子经世论策，痛班氏之溺于闻见，敢于论议，遂为歌曰：驷不及舌，慎莫作孽！通达国体，刘向自别。三表五饵，非疏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绝。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利不可谋，何其迂阔！何以用之？皤须鹤发。从容庙廊，冠冕佩玦。世儒拱手，不知何说。

晁 错

班固赞曰：“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

卓吾曰：晁错对策，直推汉文于五帝，非谏也，以其臣皆莫及也。故曰：“五帝神圣，其臣莫及，而自亲事。”亲事

则不可不知术数矣。今观其时在廷诸臣，仅贾生耳。贾生虽千古之英，然与文帝远矣，是岂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贤于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复与主而俱贤，则孝文真孤立无辅者矣。是故晁错伤之，而推之以与五帝并也。然谓汉文无辅则可，谓其不知术数则不可。夫治国之术多矣，若谓人尽不知术数，必欲其皆就已之术数，则亦岂得谓之知术数哉？汉文有汉文之术数也，汉高有汉高之术数也，二五帝伯又自有二五帝霸之术数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挟以成大功者，未常不皆有真实一定之术数。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语治。虽其间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会，真若执左券而后为之者也。是故因其时，用其术，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是之谓与时消息而已不劳，上也。执其术，驭其时，时固无常，术则有定，是之谓执一定以应于无穷，次也，若夫不见其时，不知其术，时在则术在，而术不能违时；术在则时在，而时亦不能违术；此则管夷吾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晁错者，不过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术，反以文帝为不知学术，而欲牵使从己，惑矣！

夫申、商之术，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视之尽如指掌也，然而祸患则自己当之矣。故错以其残忍刻薄之术，辅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残忍刻薄之术，还害其身。呜呼！孰知错伤文帝之无辅，而其父反以伤晁错之无父乎！是故国尔忘家，错唯知日夜伤刘氏之不尊也。公尔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伤晁氏之不安矣。千载之下，真令人悲伤而不可已，乃班固反讥其父不能学赵母，谬哉！

绝交书

此书若出相知者代康而为之辞则可；若康自为此词，恐无此理。涛之举康，盖所谓真相知者；而康之才亦实称所举。康谓己之情性不堪做官，做官必取祸，是也；谓涛不知己，而故欲贻之祸，则不是。以己为鴛雏，以涛为死鼠，又不是。以举我者为不相知，而直与之绝，又以己为真不爱官，以涛为爱官者，尊己卑人，不情实甚，则尤为不是矣。呜呼！如康之天才，稍加以学，抑又何当也，而肯袭前人之口吻，作不情之遁辞乎？然此书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毋曰余贬康也，全为上上人说耳。

养生论

嵇、阮称同心，而阮则体妙心玄，一似有闻者，观其放言，与孙登之啸可睹也。若向秀注《庄子》，尤为已见大意之人，真可谓庄周之惠施矣。康与二子游，何不就彼问道？今读《养生论》全然不省神仙中事，非但不识真仙，亦且不识养生矣。何以当面蹉过如此耶？以此聪明出尘好汉，虽向、阮亦无如之何，真令人恨恨。虽然，若其人品之高，文辞之妙，

则岂“七贤”之所可及哉！

琴 赋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余谓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人知口之吟，不知手之吟；知口之有声，而不知手亦有声也。如风撼树，但见树鸣，谓树不鸣不可也，谓树能鸣亦不可。此可以知手之有声矣。听者指谓琴声，是犹指树鸣也，不亦泥欤！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因风而思民愠，此舜心也，舜之吟也。微子伤殷之将亡，见鸿雁高飞，援琴作操，不敢鸣之于口，而但鸣之于手，此微子心也，微子之吟也。文王既得后妃，则琴瑟以友之，钟鼓以乐之，向之展转反侧，寤寐思（复）者，遂不复有，故其琴为《关雎》。而孔子读而赞之曰：“《关雎》乐而不淫。”言虽乐之过矣，而不可以为过也。此非文王之心乎？非文王其谁能吟之？汉高祖以雄才大略取天下，喜仁柔之太子既有羽翼，可以安汉；又悲赵王母子属在吕后，无以自全。故其倚瑟而歌鸿鹄，虽泣下沾襟，而其声慷慨，实有慰藉之色，非汉高之心乎？非汉高又孰能吟之？”

由此观之，同一心也，同一吟也，乃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夫心同吟同，则自然亦同，乃又谓“渐近自然”，又何也？岂非叔夜所谓未达礼乐之情者耶！故曰：“言

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康亦曰：“复之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傅仲武《舞赋》云：“歌以咏言，舞以尽意。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以意尽于舞，形察于声也。由此言之，有声之不如无声也审矣，尽言之不如尽意又审矣。然则谓手为无声，谓手为不能吟亦可。唯不能吟，故善听者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其为自然何可加者，而孰云其不如肉也耶？

吾又以是观之，同一琴也，以之弹于袁孝尼之前，声何夸也？以之弹于临绝之际，声何惨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谓手不能二声可乎？而谓彼声自然，此声不出于自然可乎？故蔡邕闻弦而知杀心，钟子听弦而知流水，师旷听弦而识南风之不（兢），盖自然之道，得手应心。其妙固若此也。

幽愤诗

康诣狱明安无罪，此义之至难看也，诗中多自责之辞，何哉？若果当自责，此时而后自责，晚矣，是畏死也。既不畏死以明友之无罪，又复畏死而自责，吾不知之矣。夫天下固有不畏死而为义者，是故终其身乐义而忘死，则此死固康之所快也，何以自责为也？亦犹世人畏死而不敢为义者，终其身宁无义而自不肯以义而为朋友死也，则亦无自责时矣。朋友君臣，莫不皆然。世未有托孤寄命之臣，既许以死，乃临

死而自责者。“好善暗人”之云，岂别有所指而非以指吕安乎否耶？当时太学生三千人，同日伏阙上书，以为康请，则康益可以死而无责矣。钟会以反虜乘机害康，岂康尚未之知，而犹欲颐性养寿，改弦易辙于山阿岩岫之间耶？此岂嵇康颐性养寿时也？余谓叔夜何如人也，临终奏《广陵散》，必无此纷坛自责，错谬幸生之贱态，或好事者增饰于其间耳，览者自能辩之。

酒德颂

《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李轨曰：“螟蛉桑虫，蜾蠃蜂虫。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久则化成蜂虫矣。”此颂唯结语独新妙，非《法言》引用意，读者详之！今人言养子为螟蛉子即此。然则道学先生、礼法俗士，举皆蜂虫之螟蛉于哉！犹自谓二豪，悲欤！

思旧赋

向秀《思旧赋》只说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气骨，则古今所希也。岂秀方图自全，不

敢尽耶？则此赋可无作也，旧亦可无尔思矣。秀后康死，不知复活几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犹为千古人豪所叹，而秀则已矣，谁复更思秀者，而乃为此无尽算计也耶！且李斯叹东门，比拟亦大不伦。“竹林七贤”，此为最无骨头者，莫曰先辈初无臧贬“七贤”者也。

杨升庵集

余读先生文集有感焉。夫古之圣贤，其生也不易，其死也不易。生不易，故生而人皆仰；死不易，故死而人尔思。于是乎前面生者，犹冀有待于后世；后而生者，又每叹恨于后时；同时而生者，又每每比之如附骥，比之如附青云。则圣贤之生死固大矣。

余读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阅诸序文，而序文又不载。彼盖以为序人之文，只宜称赞其文云耳，亦犹序学道者必大其道，叙功业者必大其功，叙人品者必表扬其梗概，而岂知其不然乎？盖所谓文集者，谓其人之文的然必可传于后世，然后集而传之也。则其人之文当皎然如日星之炳焕，凡有目者能睹之矣，而又何籍于叙赞乎？彼叙赞不已赞乎？况其人或未必能文，则又何以知其文之必可传，面遂赞而序之以传也？故愚尝谓世之叙文者多，其无识孙子欲借他人位望以光显其父祖耳。不然，则其势之不容以不请，而又不容以不文辞者也。夫文而待人以传，则其文可知也，将

谁传之也？若其不敢不请，又不敢辞，则叙文者亦只宜直述其生卒之日，与生平之次第，使读者有考焉斯善矣。

吁！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不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辞，况后人哉！于是以窃附景仰之私，欲考其生卒始末，履历之详，如昔人所谓年谱者，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而序集皆不载，以故恨也。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人焉，尤可笑矣！

蜻蛉谣

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势亦一也。某也从少至老，原情论势，不见有一人同者，故余每每惊讶，以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远，而余独不同，非不祥而何？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徭僮之变矣。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今读先生集，记姜公事。姜公之心正与余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则知先生唯不用，用必为姜公无疑矣。生虽后时，见符前哲，亦可以证余生之非不祥也。因喜录此。

唐贵梅传

升庵先生《孝烈妇唐贵梅传》曰：“烈妇姓唐，名贵梅，池州贵池人也。笄年适朱，夫贫且弱。有老姑者，悍而淫，少与徽州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复至池，见妇悦之，密以金帛赂姑。姑利其有，诲妇淫者以百数，弗听；迫之，亦弗听，加以箠楚，又弗听；继以炮烙，体无完肤，终不听。姑乃以妇不孝讼于官。通判慈溪毛玉受贿，倍加刑焉。妇几死，然终不听也。商犹慕其色，令姑保出之。亲党咸劝妇曰：‘何不吐实？’妇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乎？’乃夕易褂褌，雉经于后园古梅树下。姑不知也。及旦，手持桑杖，将入室挺之。且骂且行，曰：‘恶奴！早从我言，得金帛享快乐，今定何如也？’入室不见，寻至树下，乃知其死，因大恸哭。亲党咻曰：‘生既以不孝讼，死乃称姬心，何以恸哭为？’姑曰：‘妇在，吾犹有望；妇死，商人必倒赃。吾是以哭，非哭恶奴也。’尸悬于树三日，颜如生，樵夫牧儿见者咸堕泪。每岁梅月之下，隐隐见其形。有司以府官故，终不敢举节。余舅氏喻士积薄游至池，闻其事，作诗吊之，归，属慎为传其事。呜呼！妇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为名，死于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书。有司失职，咄哉可吁！乃为作传，以附露筋碑之跗。”

卓吾子曰：先王教化，只可行于穷乡下邑，而不可行于

冠裳济济之名区；只可行于三家村里不识字之女儿，而不可行于素读书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非素读书而居民上之君子乎？慈溪为县，又非毛玉所产之巨邑名区乎？今通判贪贿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读书而沐教化者如此，孝烈唐贵梅宁死而不受辱，未曾读书而沐圣教者如彼；则先王之教化亦徒矣。“孝烈”二字，杨太史特笔也。夫贵梅之死烈矣，于孝何与？盖贵梅所以宁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岂其不切齿痛恨于贿嘱之商，而故忍死以为之讳哉？书曰“孝烈妇”，当矣。死三日而尸犹悬，颜如生，众人虽知而终不敢举，每岁之暮，白月照梅，隐隐如见，犹冀有知者乎？吁！今之官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纵有别项容易表白者，亦必有势与力而后肯。孰知数千里之外，无干与之人，不用请求而遂以孝烈传其事也？杨太史当代名流，有力者百计欲借一言以为重而不得，今孝烈独能得太史之传以自昭明于百世，孝烈可以死矣。设使当其时贵池有贤者果能慨然白之于当道，亦不过赐额挂匾，了一故事耳矣，其谁知重之乎？自此传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复重见于梅月之下也！升庵之闻，闻于舅喻士积。士积夙游贵池，亲见其事，曾为诗以吊之，故升庵作传，具载士积见闻始末，以上积可信也。然则此传不但孝烈藉以章显，士积亦附以著名矣，传岂徒作耶！

嗟嗟！毛通判当日之为，亦只谓贪其贿而人莫知也——贵梅已死，而谁为白也。孰知不白于贵池而卒白于新都乎？今《升庵文集》盛行于世，夫谁不知传其事于此集之中者？贵池人士咸知有赃吏毛玉受贿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慈溪人士亦咸知有乡官毛玉受贿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毛玉唯无孙子则已，苟

有子，则必不敢认毛玉以为父；苟有孙，则必不敢认毛玉以为祖矣。盖同乡少年倾慕太史之日久矣，读其书，阅其事，则必私相告语。私相告语，未有不窃笑而背骂者。夫毛玉之心，本欲多积金钱以遗其孙子，使孙子感己也，又安知反使孙子不敢认己也哉！太史之传，严于先王之教化明矣。余谓此传有裨于世教者弘也，故复亟读而详录之，以为孝烈之外传云。

茶夹铭

唐右补阙綦毋旻著《代茶饮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苦斯大。获益则归功于茶力，贻害则不谓茶灾。”余读而笑曰：“释滞消壅，清苦之益实多，瘠气耗精，情欲之害最大。获益则不谓茶力，自害则反谓茶殃。”吁！是恕己责人之论也。乃铭曰：我老无朋，朝夕唯汝。世间清苦，谁能及子？逐日子饭，不辨几钟，每夕余酌，不问几许。夙兴夜寐，我愿与子终始。子不姓汤，我不姓李，总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诗题辞

升庵曰：“白慕谢东山，故自号东山李白。杜子美云‘汝

与东山李白好’是也。刘昫修《唐书》，乃以白为山东人、遂致纷纷耳。”因引曾子固称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谓白生彰明县之青莲乡以实之。卓吾曰：蜀人则以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山东人又借此以为山东产，而修入《一统志》、盖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断以范传正《墓志》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绵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谓实示。”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千百馀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陇西人，亦是山东人，亦是会稽人，亦是浔阳人，亦是夜郎人。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

伯夷传

真西山云：“此传姑以文取。”杨升庵曰：“此言甚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与道岂二事乎？益见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补订《伯夷传》者，异哉！”又曰：“朱晦翁谓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传》满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说，“是怨”是司马子长说。翻不怨以为怨，文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适归之无从，怨周土之蔽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饿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学者唯不敢怨，

故不成事。

岳王并施全

宋赠鄂王岳飞隘忠武，其文曰：“李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蔺相如身虽已死，凜然犹生。”又曰：“易名之典虽行，议礼之言未一。始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称。获睹中兴之旧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实，仍采勘定祸乱之文。合此两言，节其一惠。昔孔明之志兴汉室，子仪之光复唐都，虽计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异。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间辞；赖及子孙，将与山河而并久。”杨升庵曰：“今天下岳祠皆称武穆，此宋定之谥也。当称忠武为宜。”又曰：“朱文公云：‘举世无忠义，这些正气忽自施全身上发出来。’故《续纲目》书施全刺秦桧不克而死，亦文公遗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铸贼桧像，跪缚门外。当更铸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砍桧乃得。’”李卓吾曰：此论甚当，甚有益风教。倘札官言官肯上一疏，则忠武之谥，晓然于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圣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张千载

庐陵张千载，字毅甫，别号一鸮，文山之友也。文山贵时，屡辟不出。及文山自广败还，至吉州城下，千载潜出相见，曰：“丞相往燕，千载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侧，三年供送饮食无缺。又密造一椟，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访知夫人欧阳氏在俘虏中，使火其尸，然后拾骨置囊，舁椟南归，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梦其父怒曰：“绳钜未断！”其子惊觉，遽启视之，果有绳束其发。李卓吾既书其事，遂为之赞曰：不食其禄，肯受其缚！一绳未断，如锥刺腹。生当指冠，死当怒目。张氏何人，置囊舁椟。生死交情，千载一鸮！

李涉赠盗

唐李涉《赠盗》诗曰：“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刘伯温《咏梁山泊分赃台》诗云：“突兀高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今寥落，何但梁山独擅名！”《汉书》云：“吏皆虎而冠。”《史记》云：“此皆劫盗而不操戈矛者。”李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盗者。因记得盗赠

官吏亦有诗一首，并录附之：

未曾相见心相识，敢道相逢不识君？一切萧何今不用，有赃抬到后堂分。肯怜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谓私行不是公，我道无私公奚取？君倚奉公戴虎冠，谁得似君来路宽？月有棒钱日有廩，我等衣食何盘桓！君若十五十三俱不许，我得持强分廩去，驱我为盗宁非汝！

封使君

古传记言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复来。其地谣曰：“莫学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张、禹有诗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惭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动牙齿。”又曰：“昔时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或曰此诗太激。禹山曰：“我性然也。”升庵戏之曰：“东坡嬉笑怒骂皆成诗，公诗无嬉笑，但有怒骂耶？”李卓吾复谑之曰：果哉怒骂成诗也！升庵此言，甚于怒骂。

宋统似晋

先生谓宋统似晋，余谓宋多贤君，晋无一主，即宋艺祖以比司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爱民好士之报，天亦不爽矣。徽、钦虽北辕，与怀、愍青衣行酒，跳足执盖，实大逢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虽稍得，然无主不乱，个个出走。自五丁开道以来，巴蜀遂为唐帝逃窜后户，与汉已大不侔矣。故谓宋比汉不得则可，谓比唐不得则不可，况比晋乎？晋之司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马师之强悍，马司昭之弑夺，而何可以比艺祖？司马炎一名得志狭耶也，更济以贾南风之淫妒，问公私之虾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俭哉，神宗励精有为哉！所恨宋主无一刚耳。故余谓唐、宋一也，比之晋则已甚。若康节不答国祚之问，唯取架上《晋纪》以示，见徽、钦事符怀、愍，南渡事似江东，非以是遂为晋比也。

逸少经济

先生谓逸少“识虑精深，有经济才，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艺之为累大哉！”卓吾子曰：艺又安能累人？

凡艺之极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为艺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盖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节，东汉名流，而与‘建安七子’并称；骆宾王劲辞忠愤，唐之义士，而与‘世拱四杰’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闲，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闲岂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经史相为表里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钟馗即终葵

杨升庵曰：“《考工记》云：‘大圭首终葵。’注：‘终葵，椎也。齐人名椎曰终葵。’盖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录》以为晋、宋人名。夫以终葵为名矣，后又讹为钟馗。俗又画一神像帖于门首，执椎以击鬼。好怪者便傅会说钟馗能啖鬼。画士又作《钟馗元夕出游图》，又作《钟馗嫁妹图》。文士又戏作《钟馗传》，言钟馗为开元进士，明皇梦见，命工画之。按孙逖、张说文集有《谢赐钟馗画表》，先于开元久矣，亦如石敢当，《急就章》中虚拟人名也。俗便立石于门，书‘太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昧者相传，便谓真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谓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还更长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钟馗其人乎？终葵二字，亦是后人名之耳。后人可以名终葵，又后人独不可以名钟馗乎？假则皆假，真则皆真，先生勿太认真也！先生又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云：‘虢州岁贡钟馗二十枚。’慎按：砚以钟馗名，亦即《考工记》终葵大圭之义，盖砚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苏易简又以进士钟馗而讹呼石为钟馗矣。砚石为钟馗，钟馗为进士，进士为大圭首，大圭首为椎，总之一椎而已，先生勿劳也！

段善本琵琶

唐贞元中，长安大旱，诏移两地祈雨。街东有康昆仑，琵琶号为第一手，自谓街西无己敌也。登楼弹新翻调《绿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乐器登楼弹之，移在枫香调中，妙技入神。昆仑大惊，请与相见，欲拜之为师。女郎更衣出，乃庄严寺段师善本也。德宗闻名，召加奖赏，即令昆仑弹一曲。段师曰：“本领何杂耶？兼带耶声。”昆仑拜曰：“段师神人也。”德宗诏授康昆仑。段师奏曰：“请昆仑不近乐器十数年，忘其本领，然后可授。”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学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读书不若此，则不如不读；作文不若此，则不如不作；功业不若此，则未可言功业；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谓之人品乎？总之鼠窃狗偷云耳。无佛处称尊，康昆仑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樊敏碑后

镌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益至此乎？”庖丁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是以道与技为二，非也。造圣则圣，入神则神，技即道耳。技至于神圣所在之处，

必有神物护持，而况有识之人欤！且千载而后，人犹爱惜，岂有身亲为之而不自爱惜者？石工书名，自爱惜也，不自知其为石工也，神圣在我，技不得轻矣。否则，读书作文亦贱也，宁独镌石之工乎？虽然，刘武良以精镌书名可也，今世镌工，又皆一一书名碑阴何哉？学步失故，尽相习以谓当然，可笑矣！故雕镌者工，则书镌者姓名，碑盖藉镌而传也。镌者或未甚工，而所镌之字与其文，或其文之贤，的然必传于世，则镌石之工亦必镌石以附之。所谓交相附而交相传也。盖技巧神圣，人自重之。能为人重，则必借重于人。然元佑奸党碑，石工常安民乃恳求勿镌姓名于其后，又何耶？

诗 画

东坡先生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升庵曰：“此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定。”卓吾子谓改形不成画，得意非画外，因复和之曰：“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杜子美云：“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此诗中画也，可以作画本矣。唐人画《桃源图》，舒元舆为之记云：“烟岚草木，如带香气。熟视详玩，自觉骨戛青玉，身入镜中。”此画中诗也，绝艺入神矣。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座翼初不服

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以为伯英再生。然则入眼便称好者，决非好也，决非物色之人也，况未必是吴之与庾，而何可以易识。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识，总若此矣。

党籍碑

“安石误国之罪，本不容诛；而安石无误国之心，天地可鉴。主意于误国而误国者，残贼之小人也，不待诛也。主意利国而误国者，执拗之君子也，尚可怜也。”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犹是矣。故予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千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余每每细查之，百不失一也。

无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洁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无所不佩也。”李卓吾曰：道学原重外饰，盖自古然矣，而岂知圣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离

剑佩，远行不离弓矢，日逐不离觿玦。佩玉名为随身之用，事亲之物，其实思患豫防，文武兼设，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与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饰，特假名为饰耳。后人昧其实也，以是为美饰而矜之。务内者从而生厌曰：“是皆欲为侈观者，何益之有！”故于今并不设备，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备，至于武人居常走谒，亦效文装矣：宽衣博带，雍雍如也，肃肃如也。一旦有警，岂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宁可用耶？

荀卿李斯吴公

升庵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书坑儒之李斯，以李斯为师，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吴公。人之贤否，信在自立，不系师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则可藉以行立。苟无骨，虽百师友左提右挈，其奈之何？一刻无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则自能奔走求师，如颜、曾辈之于孔子然，谓其不系师友，亦非也。

宋人讥荀卿

宋人谓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即有坑儒焚书之祸。

夫弟子为恶而罪及师，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则吴起亦可以累曾子矣。《盐铁论》曰：“李斯与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则苞丘子亦当请封荀子矣。

季文子三思

文子相三君，其卒也无衣帛之妾，食粟之马，无重器备，左氏侈然称之。黄东发曰：“行父怨归父谋去三家，至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之不能讨，反为之再如齐纳赂焉。又帅师城莒之诸、郚二邑以自封殖，其为妾马金玉也多矣，是即王莽之谦恭也。时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不然之，则曰‘再恩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党篡而纳赂，专权而兴兵，封殖以肥己矣。文公不得其辞，乃云‘思至于三，则私意起而反感’。诚如其言，则《中庸》所谓‘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吴臣劝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卓吾曰：周公之圣，唯在于思兼，思而不合，则夜以继日。一夜一日，思之又何止三也？朱子盖惑于圣人慎思之说，遂以三思为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终身不知圣人之慎思也。我愿学者千思万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于千思万思之中，则可以语思诚之道矣，区区一季文子，何足以烦思虑乎！

陈恒弑君

升庵先生曰：“孔子沐浴而朝，于义尽矣。胡氏乃云‘仲尼此举，先发后闻可也’。是病圣人之未尽也。果如胡氏之言，则不告于君而擅兴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讨人哉！胡氏释之于《春秋》，朱子引之于《论语》，皆未知此理也。岳飞金牌之召，或劝飞勿班师。飞曰‘此乃飞友，非桧友也。’始为当于义矣。”李卓吾曰：世固有有激而为者，不必问其为之果当也；有有激而言者，不必问其能践言与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为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惧可也。何必说尽道理，以长养乱贼之心乎？若说非义，则孔子沐浴之请亦非义矣。何也？齐人弑君，与鲁何与也？鲁人尚无与，又何与于家居不得与闻政事之孔子也？不得与而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与言而言，是多言之穷也。总之为非义矣。总之为非义，然总之为出于义之有所激也，总之为能使乱臣贼子惧也，即孔子当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笔削《鲁史》而后谓之《春秋》哉！先正蔡虚斋有《岳飞班师》一论，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冠，目裂眦，欲代岳侯杀秦桧、灭金虏而后快也，何可无此议论也？明知是做不得，说不得，然安可无此议论乎？安得无此议论乎？

王半山

半山谓荆轲豢于燕，故为燕太子丹报秦。信斯言也，亦谓吕尚豢于周，故为周伐纣乎？相知在心，岂在豢也，半山之见丑矣。且荆卿亦何曾识燕丹哉！只无奈相知如田光者荐之于先，又继以刎颈送之于后耳。荆卿至是，虽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咏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识燕丹，祇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为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又有《咏侯生》二首云：“夷门画策却秦兵，公子夺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万岁有侯嬴。”又“晋鄙合符果自疑，挥锤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盖朱亥于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际，遂以死送之耳。虽以死送公子，实以死送朱亥也。丑哉宋儒之见，彼岂知英雄之心乎！盖古人贵成事，必杀身以成之；舍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为赋而相灌输

“为赋”二字甚明，何说未明也？盖为赋而相灌输，非为商而相灌输也。为赋而相灌输，即如今计户纳粮运租之类；为

商而相灌输，乃是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夫既驱农民以效商矣，又将驱何民以事农乎？若农尽为商，则田尽不辟，又将以何物为赋而相输灌也？曷不若令商自为之，而征其税之为便乎？农有租赋之入，商有征税之益，两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谓武帝不知耶？盖当时霍子孟辈，已不晓桑大夫均输之法之善矣，何况班孟坚哉！俗士不可语于政，信矣。

文公著书

“朱文公谈道著书，百世宗之。然观其评论古今人品，诚有违公是而远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耶，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录而称其道德文章，苏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诋之，谓得行其志，其祸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奸，则未减其已著之罪；以苏子之贤，则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学，文公恨之，直欲为洛党出气耳，岂其真无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

先生又曰：“秦桧之奸，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称其有骨力；岳飞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讥其横，讥其直向前厮杀。汉儒如董如贾，皆一一议其言之疵，诸葛孔明名之为盗，又议其为申、韩；韩文公则文致其大颠往来之书，亶亶千余言，必使之不为全人而后已。盖自周、孔而下，无一人得免者。忆文公注《毁誉章》云：‘圣人善善速，而恶恶则已缓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无预诋之恶。’信斯言也，

文公于此，恶得为缓乎？无乃自蹈于预诋人之恶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妙，但要说得是耳。一苏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议天下之士乎？文忠困厄一生，尽心尽力干办国家事一生。据其生平，了无不干之事，亦了不见其有干事之名，但见有嬉笑游戏，翰墨满人间耳。而文不识，则文公亦不必论人矣。

閤然堂类纂引

《閤然堂类纂》者何？潘氏所纂以自为鉴戒之书也。余读而善之，而目力竭于既老，故复录其最者以自鉴戒焉。夫余之别潘氏多年矣，其初直为是木讷人耳，不意其能刚也。大抵二十馀年以来，海内之友寥落如辰星，其存者或年往志尽，则日暮自倒，非有道而塞变，则盖棺犹未定也。其行不掩言，往往与卓吾子相类，乃去华之于今日，其志益坚，其气益实，其学愈造而其行益修，断断乎可以托国托家而托身也。非其暗室屋漏，暗然自修，不忘鉴戒，安能然乎？设余不见去华，几失去华也。余是以见面喜，去而思，思而不见则读其书以见之，且以示余之不忘鉴戒，亦愿如去华也。

夫鉴戒之书，自古有之，何独去华。盖去华此《纂》皆耳目近事，时日尚新，闻见罕接，非今世人士之所常谈。譬之时文，当时则趋，过（时）则顽。又譬之于曲则新腔，于词则别调，于律则切响，夫谁不侧耳而倾听乎？是故喜也。喜则必读，读则必鉴必戒。

朋友篇

去华友朋之义最笃，故是《纂》首纂笃友谊。夫天下无朋久矣。何也？举世皆嗜利，无嗜义者。嗜义则视死犹生，而况幼孤之托，身家之寄，（其又何辞也？）嗜利则虽生犹死，则凡攘臂而夺之食，下石以灭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称友朋者，皆其生而犹死者也。此无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尝有嗜友朋之义哉！既未尝有嗜义之友朋，则谓之曰无朋可也。以此事君，有何赖焉？

阿寄传

钱塘田豫阳汝成有《阿寄传》。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别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寄。寄年五十余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踉跄老仆，乃费吾藜羹！”阿寄叹曰：“噫！主谓我力不牛马若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悉簪珥之属，得金一十二两畀寄，寄则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立至矣。”又二十年而致产数万金，为寡妇嫁三女，婚两郎，赍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两郎，皆输粟入大学，而寡妇卓然财雄一邑矣。

顷之，阿寄病且革，谓寡妇曰：“老奴马牛之报尽矣。”出枕中二楮，则家计巨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言讫而终。徐氏诸孙或疑寄私蓄者，窃启其篋，无寸丝粒粟之储焉。一姬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余盖闻之俞鸣和。又曰：“阿寄老矣，见徐氏之族，虽幼必拜，骑而遇诸途，必控勒将数百武以为常。见主母不睇视，女虽幼，必传言，不离立也。”若然，则缙绅读书明礼义者，何以加诸？以此心也，奉君亲，虽谓之大忠纯孝可也。

去华曰：“阿寄之事主母，与李元之报生父何以异？余尤嘉其终始以仆人自居也。三读斯传，起爱起敬，以为臣子而奉君亲者能如是，吾何忧哉？”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儿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顾复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则其天定者虽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虽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谓天性者，不过测度之语；所谓读书知孝弟者，不过一时无可奈何之辞耳。奴与主何亲也？奴于书何尝识一字也？是故吾独于奴焉三叹，是故不敢名之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视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为，我实不能也。

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唐子西云：“人君不论拨乱守文，要以制略为贵。《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慎权衡，贵轻重；《申》、

《韩》核名实，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药无高下，要在对病。万全良药，与病不对，亦何补哉？”又观《古文苑》载先主临终敕后主之言曰：“申、韩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三国志》载孟孝裕问却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门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知调何如也。”

由此观之，孔明之喜申、韩审矣，然谓其为对病之药，则未敢许。夫病可以用药，则用药以对病为功，苟其用药不得，则又何病之对也？刘禅之病，牙关紧闭，口噤不开，无所用药者也，而问对病与否可欤？且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孔明之语后主曰：“苟不伐贼，工业亦亡。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孔明已知后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战以幸其不亡，何哉？岂谓病虽进不得药，而药终不可不进，以故犹欲侥幸于一逞乎？吾恐司马懿、曹真诸人尚在，未可以侥幸也。六出祁山，连年动众，驱无辜赤子转斗数千里之外，既欲爱民，又欲报主，自谓料敌之审，又不免幸胜之贪，卒之胜不可幸，而将星于此乎终陨矣，盖唯多欲，故欲兼施仁义；唯其博取，是以无功徒劳。此八字者，虽孔明大圣人不能免于此矣。

愚尝论之，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

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弊；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不知天下果有两头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学术贵俭，虽天下以我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之学术兼贵法、术，虽天下以我为残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学术贵诈，仪、秦之学术员纵横，虽天下以我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惮五就之劳，以成夏、殷之绩，虽天下后世以我为事两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试功，立太甲而复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学术以任，而直谓之能忍诟焉者也。以至谯周、冯道诸老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彼区区者欲选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睜（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说“时中”之语以自文，又况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论申、韩而推言之，观者幸勿以为余之言皆经史之所未尝有者可也。

卷六

四言长篇

读书乐并引

曹公云：“老而能学，唯吾与袁伯业。”夫以四分五裂，横戈支戟，犹能手不释卷，况清远闲旷哉一老子耶！虽然，此亦难强。余盖有天幸焉。天幸生我目，虽古稀犹能视细书；天幸生我手，虽古稀犹能书细字。然此未为幸也。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见俗人，故自壮至老，无有亲宾往来之扰，得以一意读书。天幸生我情，平生不爱近家人，故终老龙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读书。然此亦未为幸也。天幸生我心眼，开卷便见人，便见其人终始之概。夫读书论世，古多有之，或见皮面，或见体肤，或见血脉，或见筋骨，然至骨极矣。纵自谓能洞五脏，其实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谓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此又余之自谓得天之幸者二也。有此二幸，是以老而乐学，故作《读书乐》以自乐焉。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弃置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憫不谷。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独不朽，愿与偕歿，倚啸丛中，声震林鹞。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

五七言长篇

富莫富于常知足

富莫富于常知足，贵莫贵于能脱俗；贫莫贫于无见识，贱莫贱于无骨力。身无一贤曰穷，朋来四方曰达；百岁荣华曰夭，万世永赖曰寿。

解者曰：常知足则常足，故富；能脱俗则不俗，故贵。无见识则是非莫晓，贤否不分，黑漆漆之人耳，欲往何适，大类贫儿，非贫而何？无骨力则待人而行，倚势乃立，东西恃赖耳，依门傍户，真同仆妾，非贱而何？身无一贤，缓急何以，穷之极也。朋来四方，声应气求，达之至也。吾夫子之谓矣。旧以不知耻为贱亦好，以得志一时为夭尤好。然以流

芳百世为寿，只可称前后烈烈诸名士耳，必如吾夫子，始可称万世永赖，无疆上寿也。

九日同袁中夫看菊寄谢主人

去年花比今年早，今年人比去年老。尽道人老不如旧，谁信旧人老亦好。秋菊总开旧岁花，人今但把新人夸。不见旧日龙山帽，至今犹共说孟嘉？去年我犹在阴山，今年尔复在江南。傍人错指前身是，一是文殊一瞿昙。花开于我复何有，人世那堪逢重九？举头望见钟山高，出门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携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虽有谢公墩，朝朝长在在门。虽有阶前塔，高高未出云。褰裳缓步且相随，一任秋光更设施。天生我辈必有奇，感君雅意来相期。入门秋色上高堂，烹茶为具呼儿郎。欢来不用登高去，扑鼻迎风尊酒香，子美空吟白发诗，渊明采采亦徒疲。何如今日逢故知，菊花共看未开时！

至日自讼谢主翁

明朝七十一，今朝是七十。长而无述焉，既老复何益！虽有读书乐，患失又患得。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患得是

伊何？来日苦无多。聪明虽不逮，精神未有害。笔秃锋芒少，指柔龙蛇在。宛然一书生，可笑亦可爱！且将未死身，暂作不死人。所幸我刘友，供馈不停手。从者五七人，素饱为日久。如此贤主人，何愁天数九！

朔风谣

南来北去何时了？为利为名无了时。为利为名满世间，南来北去正相宜。朔风三月衣裳单，塞上行人忍冻难。好笑山中观静者，无端绝塞受风寒。谓余为利不知余，谓渠为名岂识渠。非名非利一事无，奔走道路胡为乎？试问长者真良图，我愿与世名利徒，同歌帝力乐康衢。

题绣佛精舍

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龙女成佛今又来。

十八罗汉漂海偈

十八罗汉漂海，第一胖汉利害。失脚踏倒须弥，抛散酒肉布袋。犹然嗔怪同行，要吃诸人四大。咄！天无底，地无盖，好个极乐世界。

十八罗汉游戏偈

不去看经念偈，却来神通游戏。自夸能杀怨贼，好意翻成恶意。咦！南无阿弥陀佛，春夏秋冬四季。

哭耿子庸

楚国有一士，胸中无一字。令人读《汉书》，便道赖有此。盖世聪明者，非君竟谁与？所以罗盱江，平生独推许。行年五十一，今朝真死矣。君生良不虚，君死何曾死！

其二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师。我年长于君，视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梦亦如痴。去去学神仙，中道复弃之。归来山中坐，静极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尔为。行行还出门，逝者在于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动移。仰天一长啸，兹事何太奇！从此一声雷，平地任所施。开口向人难，谁是心相知？

其三

太真终日语，东方容易谈。本是闽越人，来此共闲闲。君子有德音，听之使人惭。白门追随后，万里走滇南。移家恨已满，敢曰青于蓝？志士苦妆饰，世儒乐苟安。谓君未免俗，令人坐长叹。

其四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恻恻！大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缓言微风入，疾言养叔射。粗言杂俚语，无不可思绎。和光混俗者，见之但争席。浩气满乾坤，收敛无遗迹。时来一鼓琴，与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虽生亦何益！

五言四句

宿吴门

秋深风落木，清水半池荷。驱马向何去？吴门客子多。

其二

屋有图书润，庭无秋菊鲜。应知彭泽令，一夜不曾眠。

同深有上人看梅

东阁观梅去，清尊怨未开。徘徊天际暮，独与老僧来。

又观梅

雷雨惊春候，寒梅次第开。金陵有逸客，特地看花来。

郑 楼

谷口郑子真，栖迟市门里。小楼延上客，酒酣犹未已。

薙发

空潭一老丑，薙发便为僧。愿度恒沙众，长明日月灯。

其二

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卧，晨兴粥一瓯。

其三

为儒已半世，食禄又多年。欲证无生忍，尽抛妻子缘。

其四

大定非关隐，魂清自可人。而今应度者，不是宰官身。

哭贵儿

水深能杀人，胡为浴于此？欲眠眠不得，念子于兹死！

其二

不饮又不醉，子今有何罪？疾呼遂不应，痛恨此潭水！

其三

骨肉归故里，童仆皆我弃。汝我如形影，今朝唯我矣！

哭黄宜人

结发为夫妇，恩情两不牵。今朝闻汝死，不觉情凄然！

其二

不为恩情牵，含凄为汝贤。反目未曾有，齐眉四十年。

其三

中表皆称孝，舅姑慰汝劳。宾朋日夜往，龟手事香醪。

其四

慈心能割有，约己善持家，缘余贪佛去，别汝在天涯。

其五

近水观鱼戏，春山独鸟啼。贫交犹不弃，何况糟糠妻！

其六

冀缺与梁鸿，何人可比踪？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从！

夜半闻雁_{有引}

改岁以来，老病日侵，计不久矣。夫余七十人也，追思五十以前，抱此粗疏，遨游四海，兼图升斗以贍俯仰，凭尺寸以奉高尊。人人皆视为畏途，余独坦行阔步二十五载，不少一日，遍交当世名流，无空过者，直至今日，犹然念余不舍也。是世之所难者，余之所易也。及其解组入楚，身退矣，名且隐矣，可谓易而又易矣，乃行畏途觉平妥，逃空虚转颠蹶何耶？岂非理之不可晓者耶？夫余执此道以终始，未尝一毫改步也。今难者反易，易者反难，虽余亦自不知其故矣。内实自伤，故因闻雁而遂赋之。

孤鸿向北征，夜半犹哀鸣。哀鸣何所为？欲我如鸿冥。

其二

自有凌霄翮，高飞安不得。如何万里行，反作淹留客？

其三

独雁虽无依，群飞尚有伴。可怜何处翁，兀坐生忧患！

其四

日月湖中久，时闻冀北音。鸿飞如我待，鼓翼向山阴。
后数岁，余竟赴冀北，过山阴，其词卒验。

庄纯夫还闽有忆

乘龙人归去，谁复到吾门？薄暮多风雨，知子宿前村。

其二

海物多奇错，砺房味正清。夫妻共食啖，不得到麻城。

其三

三子皆聪明，必然早著声。若能举孝廉，取道过西陵！

其四

七十古来稀，知余能几时？君宜善自计，莫念出家儿！

岁暮过胡南老

胡床挂空壁，穷巷有深居。满目繁华在，先生独晏如。

其二

河内著碑铭，瞿塘流颂声。百年林下叟，隐隐作仪刑。

其三

四邻箫管沸，大都为岁除。君看五马贵，囊有一钱无？

其四

有席虽长穿，有朋亦喜欢，园蔬堪摘矣，不用一钱看。

稽山寺夜坐

松风已可哀，萝月复飞来。如何当此夜，万里独登台？

慰郑子玄

郑子玄不顾雨雪之难，走潞河，欲寻旧交，余惧其或有“嗟来”也，故作诗三章，以慰其行。

雨雪东南行，贫交家上京。当时孔北海，极重郑康成。

右一章

四顾堪愁绝，连天一月雪。恐抵张家湾，难对贫交说。

右二章

贫贱少亲交，许由故弃瓢。许由千古少，蒙袂且相招。

右三章

（轶）

寓武昌郡寄真定刘晋川先生

密密梧桐树，亭亭相与许。中夜闻人声，疑是见君子。

其二

芒种在今朝，君行岂不遥！农夫欢倒极，雨立迓星轺。

其三

细问去来者，暮宿汉阳城。三日望京山，五日过西陵。

其四

青翠满池台，徒增静者哀。一步一回远，君今去不来。

其五

方我来归日，是君倾盖时。通玄信长者，北海好男儿！

其六

季心何意气，夜半犹开门。幸免穷途哭，能忘一饭恩！

其七

黄昏入夏口，无计问刘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其八

南国留棠阴，江城遗白叟。君思用赵人，犹忆江南否？

塞上吟

时有倭警

乘槎欲问天，只怕冲牛斗。乘桴欲浮海，又道蛟龙吼。

赋松梅

二八谁家女，曲弹塞上声。且莫弹此曲，无家人难听。

其二

皎皎中秋月，无声谁论价。有色兼有声，松梅明月下。

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

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师弟恩情重，不忍见武昌。

偈二首答梅中丞

本无家可归，原无路可走。若有路可走，还是大门口。

其二

莫夸家里富，家富令人丑。若实到家人，一毫亦无有。

怀林答偈附

亦知都府内，事事无不有。只是从外来，令人难长守。

六言四句

云中僧舍芍药

芍药庭开两朵，经僧阁里评论。木鱼暂且停手，风送花香有情。

其二

笑时倾城倾国，愁时倚树凭阑。尔但一开两朵，我来万水千山。

士龙携二孙同弱侯过余解粽

解粽正思端午，怀沙莫问汨罗！且喜六龙下食，因知二妙堪多。

其二

元方既难为弟，季方又难为兄。如此食糜自可，何必白日飞升！

其三

我本老而好学，故随真人东行。两家共生才子，自然常聚德星。

其四

泗州说有大圣，金陵亦有元城，何以维明与公，并称“二李先生”。

七言四句

南 池

济漯相将日暮时，此间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鸟犹堪赏，千古文章只自知。

其二

水入南池读古碑，任城为客此何时？从前祇为作诗苦，留得惊人杜甫诗。

太白楼

世事真同水上浮，金龟好换酒家愁。山东李白今何在？城下唯瞻太白楼。

其二

天宝年间事已非，先生不醉将安归？当时豪气三千丈，倾国名花赠玉妃。

恨 菊

不是先生偏爱菊，清霜独有菊花开，满庭秋色无人见，敢望白衣送酒来。

哭陆仲鹤

二十年前此地分，孤帆万里出重云。滇南昔日君怜我，白下今朝我哭君。

其二

岁岁年年但寄书，草萍消息竟何如？巨卿未解山阳梦，垂老那堪策素车！

九日坪上

如鸟飞飞到处栖，今年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处，无菊亦应有酒携。

其二

坪上无花有酒钱，慢将沽酒醉逃禅。若言不识酒中趣，可试登高一问天！

其三

身在他乡不望乡，闲云处处总凄凉。故人若问凉边事，日射坪田索酒尝。

除夕道场即事

众僧齐唱阿弥陀，人在天涯岁又过。但道明朝七十一，谁知七十已蹉跎！

其二

坪上相逢意气多，至人为我饭楼那。烧灯炽炭红如日，除夕何愁不易过。

其三

白发催人无奈何，可怜除夕不除魔。春风十日冰开后，依旧长流沁水波。

闭 关

闭关正尔为参禅，一任主人到客边。无奈尘心犹不了，依然出户拜新年。

元 宵

元宵真是可怜宵，独对狐灯坐寂寥。不是斋居能养性，嗔心几被雪风摇。

哭怀林

南来消息不堪闻，肠断龙堆日暮云。当日虽然扶病去，来书已是细成文。

其二

年少才情亦可夸，暂时不见即天涯。何当弃我先归去，化作楚云散作霞。

其三

梦中相见语依依，忘却从前抱病归。四大皆随风火散，去书犹嘱寄秋衣。

其四

年在桑榆身大同，吾今哭子非龙钟。交情生死天来大，丝竹安能写此中！

晋阳怀古

水决汾河赵已分，孟谈潜出间三军。如何智伯破亡后，高赦无功独首论？

过雁门

尽道当关用一夫，昔人曾此扞匈奴。如今冒顿来稽颡，李牧如前不足都。

其二

千金一剑未曾磨，陡上关来感慨多。关下人称真意气，关头人说白头何！

渡桑间

逢人勿问我何方，信宿并州即我乡。明日桑间横渡去，两程又见梅衡湘。

初至云中

锡杖朝朝信老僧，苍茫山色树层层。出门只觉音声别，不审身真到白登。

赠两禅客

孟尝门下客三千，狗盗鸡鸣绝可怜。自脱秦关归去后，始知二子会参禅。

得上院信

世事由来不可论，波罗忍辱是玄门。今朝接得龙湖信，立
唤沙弥取水焚。

重来山房赠马伯时

一别山房便十年，亲栽竹筱已参天。旧时年少唯君在，何
处看山不可怜。

古道通三晋

黄河远缀白云间，我欲上天天不难。主三谁云通古道，人
今唯见太行山。

中州第一程

程程物色使人羞，同上中原第一楼。太行虽有摧车路，千载人人到上头。

咏 史

荆卿原不识燕丹，只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唯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

其二

夷门画策却秦兵，公子夺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万岁有侯嬴。

其三

晋鄙合符果自疑，挥锤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

却 寄

一回飞锡下江南，咫尺无由接笑谈。却羨婆须蜜氏女，发心犹愿见瞿昙。

其二

持钵来归不坐禅，遥闻高论却潸然。如今男子知多少，尽道官高即是仙。

其三

盈盈细抹随风雪，点点红妆带雨梅。莫道门前马车富，子规今已唤春回。

其四

声声唤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动尘。欲见观音今汝是，莲花原属似花人。

喜杨凤里到摄山

千年相守似兄弟，一别三年如隔世。今日还从江上来，孤云野鹤在山寺。

其二

忆别龙湖才几时，天涯霜雪净须眉。君今复自龙湖至，鬓里有丝君自知。

山中得弱侯下第书

秣陵人去帝京游，可是隋珠复暗投。昨夜山前雷雨作，传君一字到黄州。

同周子观洞龙梅

一枝斜倚古垣东，白首逢君出洞龙，莫怪花神争笑语，周郎昨夜此山中。

湖上红白梅盛开戏题

始知春意属闲身，红白相将入望频。才到开时君又去，看花不是种花人。

赠周山人

谩道男儿四海身，百钱卖卜不愁贫。即今欲上黄梅路，谁把十金抛与人？

牡丹时

牡丹才记欲开时，芍药于今久离披。可是山中无人到，花开花谢总不知。

其二

忆昔长安看花时，牡丹独有醉西施。省中一树花无数，共计二百单八枝。

五言八句

初到石湖

皎皎空中石，结茅俯青溪。鱼游新月下，人在小桥西。人室呼尊酒，逢春信马蹄。因依如可就，筇竹正堪携。

春宵燕集得空字

高馆张灯夜，清尊兴不空。故交来昨日，千里动春风。竹影寒塘下，歌声细雨中。可怜新岁月，偏向旧衰翁。

中秋刘近城携酒湖上

举网澄潭下，凭阑看得鱼。谁将从事酒，一问子云庐？水白沙鸥净，天空木叶疏。中秋今夜月，尔我独踟躇。

秋前约近城凤里到周子竹园

竹径来三友，清幽半在君。抛书为对客，把酒好论文。青苔过雨后，独鹤向人群。携手欲同去，相看日未曛。

其二

暑在人还倦，竹深风自凉。茶来频我酌，酒到与君尝。徙倚窥驯鹿，闻呼过短墙。沉吟秋日近，容易得相将。

环阳楼晚眺得棋字

不是环阳客，何来席上棋！推窗云亦去，俯槛月犹迟。水底鱼龙醒，花间鸟鹊饥。眼看春又半，虽老亦忘疲。

重过曾家

冰肌仍带雪，霜鬓更逢梅。花是去年白，人知何日回？一杯临老客，三度隔墙开。无计就君住，明朝还复来。

送郑子玄兼寄弱侯

我乃无归处，君胡为远游？穷途须痛哭，得意勿淹留！旅鬓迎霜日，诗囊带雨秋。蓟门虽落莫，应念有焦侯。

丘长孺生日

似君初度日，不敢少年看。百岁人间易，逢君世上难。三杯生瑞气，一雨送春寒。对客犹辞醉，尊前有老聃。

谒关圣祠

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断云。既归第一义，宁复昔三分？金石有时敝，关张孰不闻！我心无所似，只是敬将军。

观铸关圣提刀跃马像

英雄再出世，烈烈有晖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方。居然围白马，犹欲斩颜良。岂料人千载，又得见关王。

秋 怀

白尽余生发，单存不老心。栖栖非学楚，切切为交深。远梦悲风送，秋怀落木吟。古来聪听者，或别有知音。

闲 步

灌园看老圃，秋色似江南。畦沁蔬堪摘，霜红柿未甘。尔非陈仲子，我岂老瞿昙！聊共班荆坐，凭君说两三。

立春喜常融二僧至

客久岁云暮，吾衰道自尊。时辰催短速，晷刻变寒温。人贱时争席，神伤早闭门。新春看尔到，应念我犹存！

其二

正尔逢春日，到来两足尊。偷生长作客，僧腊始开门。淡淡梅初放，如如雪可吞。千三四百里，又是一乾坤。

乾楼晚眺

呼朋万里外，拍手层霄间。塞晚浮烟重，天空岁月闲。断云迷古戍，落日照西山。幸有声歌在，更残且未还。

其二

凭高一洒衣，望远此何时？正是中元节，兼听游女悲。杯干旋可酌，曲罢更题诗。愿将北流水，弹与钟子期。

其三

中丞绥定后，携我共登临。所喜闻谣俗，非干怀壮心，山云低薄暮，楼日压重阴。欲归犹未可，此地有知音。

赠利西泰

逍遥下北溟，迤俪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六月访袁中夫摄山

怀人千佛岭，避暑碧霞颠。试问山中乐，何如品外泉？阴阴藤挂树，隐隐日为年。坐觉凉风至，披襟共洒然。

薜萝园宴集赠鸥江词伯

为有玉田饭，任从金粟过。名园花树早，小径牛羊多。煮茗通玄理，焚香去染疴。宗侯非旷荡，若意在烟萝。

望东平有感

我来齐境上，吊古问东平。雨细河鱼出，云收山鸟鸣。天桃夹岸去，弱柳送春行。最乐谁堪比？唯君悟此生。

过聊城

谁道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渤海新开府，中原尽点兵。倭夷两步卒，廊庙几公卿。不见鲁连子，射书救聊城？

过武城

弦歌古渡口，经过欲停舟。世变人何往，神伤意不留。文章夸海岱，礼乐在《春秋》。堪笑延陵札，同时失子游！

其二

先师无戏论，一笑定千秋。白雪难同调，青云谁见收。春风吹细草，明月照行舟。鲁国多男子，几人居上头？

七言八句

自武昌渡江宿大别

疏钟夜半落云房，今夕何由见武昌？流水有情怜我老，秋风无恙断人肠。千年芳草题鹦鹉，万里长江入汉阳。大别原非分别者，登临不用更悲伤。

晓行逢征东将士却寄梅中丞

烽火城西百将屯，寒烟晓爨万家村。雄边子弟夸雕鞬，绝塞将军早闭门。傍海何年知浪静，登坛空自拜君恩。云中今有真颇牧安得移来觐至尊？

晚过居庸

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关吏不闻占紫气，行人或共说非熊。湾环出水马蹄涩，回复穿云月露融。燕市即今休感慨，汉家封事已从容。

九日至极乐寺闻袁中郎 且至因喜而赋

世道由来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时逢重九花应醉，人至论心病亦苏。老桧深枝喧暮鹊，西风落日下庭梧。黄金台上思千里，为报中郎速进途。

元日极乐寺大雨雪

万国衣冠共一新，婆娑独占上方春。谁知向阙山呼日，正是飞花极乐辰？寂寂僧归云际寺，溶溶月照陇头人。年来鬓发随刀落，欲脱尘劳却惹尘。

雨中塔寺和袁小修韵

无端滞落此江濒，雨湿征衫逢故人。但道三元犹浪迹，谁知深院有孤身？才倾八斗难留客，酒赋千钟不厌贫。自是仙郎佳况在，何妨老子倍精神。

读羊叔子劝伐吴表

三马同槽买邺都，转身卖与小羌胡。山涛不是私忧者，羊祜宁知非算无？天堑长江权入晋，地分左衽终输吴。当时王谢成何事？只好清谈对酒垆。

读刘禹锡金陵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怀古独称刘。千寻铁锁沉江底，百万龙骧上石头。赋就群公皆阁笔，功成二子莫为仇。钟山王气千年在，不见长江日夜浮！

琉璃寺

琉璃道上日初西，马绕秋风万木低。僧舍不关从客去，田家有酒为谁携？篱边小雨催黄菊，山岫明星报晓鸡。自有深公为伴侣，何妨一笑过前溪！

赴京留别云松上人

支公遁迹此山居，深院巢云愧不如。自借松风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庐。风吹竹柏袈裟破，月满池塘钟磬虚。独有宿缘酬未毕，临歧策马复踟躇。

望鲁台礼谒二程祠 二程俱产于此

日暮西风江上台，森森古木使人哀。楚云一夜真堪赋，鲁国何年入望来？千载推贤唯伯仲，百年想像见婴孩。悠悠然欲下门庭雪，知是先生爱不才。

增补一

答李如真

弟学佛人也，异端者流，圣门之所深辟。弟是以于孔氏之徒不敢轻易请教者，非一日矣。非恐其辟已也，谓其志不在于性命，恐其术业不同，未必能开我之眼，愈我之疾。我年衰老，又未敢泛泛然为无益之请，以虚度此有限时光，非敢忘旧日亲故之恩，如兄所云“亲者无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之云也。念弟非薄人也，自己学问未曾明白，虽承朋友接引之恩，切欲报之而其道无由，非能报之而不为之报也。

承兄远教，感切难言。第弟禅学也，路径不同，可如之何！且如“亲民”之旨，“无恶”之旨，种种“不厌”“不倦”之旨，非不亲切可听，的的可行。但念弟至今德尚未明，

安能作亲民事乎？学尚未知所止，安敢自谓我不厌乎？既未能不厌，又安能为不倦事乎？切恐知学则自能不厌，如饥者之食必不厌饱，寒者之衣必不厌多。今于生死性命尚未如饥寒之甚，虽欲不厌，又可能耶？若不知学，而但取“不厌”者以为题目功夫，则恐学未几而厌自随之矣。欲能如颜子之好学，得欤？欲如夫子之忘食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可得欤？况望其能不倦也乎哉！此盖或侗老足以当之，若弟则不敢以此自足而必欲人人同宗此学脉也。

何也？未能知学之故也，未能自明己德故也，未能成己、立己、尽己之性故也。惟德有未明，故凡能明我者则亲之；其不如己者，不敢亲也；便佞者、善柔者皆我之损，不敢亲也。既不敢亲，则恶我者从生焉，我恶之者亦从生焉，亦自然之理耳。譬如父之于子然，子之贤不肖虽各不同，然为父者未尝不亲之也，未尝有恶之之心也。何也？父既有子，则田宅财帛欲将有托，功名事业欲将有寄，种种自大父来者，今皆于子乎授之，安能不以子为念也？今者自身朝餐未知何给，暮宿未知何处，寒衣未审谁授，日夕窃窃焉唯恐失所尚，无心于得子，又安知有子而欲付托此等事乎？正弟之谓也。此弟于侗老之言不敢遽聆者以此也。弟非薄于故旧之人也，虽欲厚之而其遭固无从也。吁！安得大事遂明，轮回永断，从此一听长者之教，一意亲民而宗“不厌”“不倦”学脉乎！

且兄祇欲为仁，不务识仁，又似于孔门明德致知之教远矣；今又专向文学之场，精研音释等事，似又以为仁为第二义矣。杂学如此，故弟犹不知所请教也，非薄之调也，念兄未必能并弟之眼，愈弟之疾也。大抵兄高明过于前人，德行

欲列于颜、闵，文学欲高于游、夏，政事不数于求、由，此亦惟兄之多能自兼之，弟惟此事犹惶惶然恐终身不得到手也。人之贤不肖悬绝且千万余里，真不可概论有如是哉！弟今惟自愧尔矣。

（《李温陵集》卷一）

答何克斋尚书

某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于白下，质正于四方。自是两都人物之渊，东南才富之产，阳明先生之徒若孙及临济的派、丹阳正脉，但有一言之几乎道者，皆某所参礼也，不扣尽底蕴固不止矣。五十而至滇，非谋道矣，直糊口万里之外耳。三年而出滇，复寓楚，今又移寓于楚之麻城矣。人今以某为麻城人，虽某亦自以为麻城人也。公百福具备，俗之人皆能颂公，某若加上辞，赘矣。故惟道其平生取友者如此。

（《李温陵集》卷一）

与焦从吾

此间自楚宦去后，寥寥太甚，因思向日亲近善知识时，全

不觉知身在何方，相看度日，真不知老之将至。盖真切友朋，死生在念，万分精进，亦自不知故耳。自今实难度日矣。

去年十月曾一到亭州，以无处馆宿，不数日即回。今春三月复至此中，拟邀无念、曾承庵泛舟白下，与兄相从。夫兄以盖世聪明，而一生全力尽向诗文章圣场中，又不幸而得力，故于死生念头不过一分两分，微而又微也如此。且当处穷之日，未必能为地主，是以未敢决来。然念兄实不容不与弟会者。兄虽强壮，然亦儿于知命矣。此时不在念，他年功名到手，事势益忙，精力渐衰，求文字者造门日益众，恐益不暇为此矣。功名富贵等，平生尽能道是身外物，到此反为主而性命反为宾，奈之何？我与兄相处，惟此一事，故不觉如此。

（《李温陵集》卷二）

又与从吾

无念来归，得尊教，今三阅月矣，绝无音使，岂科场事忙不暇作字乎？抑湖中无鸿雁，江中少鲤鱼也？都院信使不断，亦可附之，难曰不便也。此中如坐井，舍无念无可谈者。虽时时对古人，终有眼昏气倦时。想白下一字如万金，兄何故靳不与耶？

念弟实当会兄。古人言语多有来历，或可通于古未必可通于今者，时时对书，则时时想兄，愿得侍兄之侧也，此弟

之不可少兄者一也。学问一事，至今未了，此弟之不可少兄者二也。老虽无用，而时时疑著三圣人经纶大用，判若黑白，不啻千里万里，但均为至圣，未可轻议之，此又弟之不可少兄者三也。若夫目击在道，晤言消忧，则半刻离兄不得，此弟之所以日望兄往来佳信也。闻霍丘有高中门生，便一往贺，顺道至此，慰我渴怀，然后赴京，不亦可欤？万勿以多事自托也。

《福建录》《孝第策》冠绝，当与阳明《山东试录》并传。“朱紫阳断案”至引伯玉四十九、孔子七十从心，真大手段，大见识，弟向云“善作者纯贬而褒意自寓，纯褒而贬意自存”是也。兄于大文章殊佳，如碑记等作绝可。苏长公片言只字与金玉同声，虽千古未见其比，则以其胸中绝无俗气，下笔不作寻常语，不步人脚故耳。如大文章终未免有依仿在。后辈有志向者何人，暇中一一示我，我亦爱知之。世间无根器人莫引之谈学，彼不为名便是为利，无益也。

又与从吾孝廉

《经》云：“尘劳之俦，为如来种。”彼真正具五力者，向三界中作如意事，入魔王侣为魔王伴，全不觉知是魔与佛也。愿兄早了业缘，速登上第，完世间人，了出世法，乃见全力云。

近居龙湖，渐远城市，比旧更觉寂寞，更是弟之晚年便

宜处耳。尝谓百姓生而六十，便免差役，盖朝廷亦知其精力既衰，放之闲食，全不以世间事责问之矣，而自不知暇逸，可乎！

《弘明集》无可观者，只有一件最得意事。昔时读《谢康乐》，自负慧业文人，颇疑其夸；日于集中见其辨学诸篇，乃甚精细。彼其自志学之年即事远公，得会道生诸名侣，其自负固宜。然则陶公虽同时，亦实未知康乐，矧遗民诸贤哉！谢公实重远公，远公实雅爱谢公，彼谓嫌其心杂不许入社者，俗士之妄语耳。远公甚爱贤，所见亦高，观其与人书，委曲过细，唯恐或伤，况谢公聪悟如是，又以师道事远公，远公安忍拒之！千载高贤埋没至今，得我方尔出见于世，此一喜也。主摩诃以诗名，论者虽谓其通于禅理，犹未遽以真禅归之，况知其文之妙乎！盖禅为诗所掩，而文章又为禅所掩，不欲观之矣。今观《六祖塔铭》等文章清妙，岂减诗才哉！此又一喜也。

意欲别集《儒禅》一书，凡说禅者依世次汇入，而苦无书；有者又多分散，如杨亿、张子韶、王荆公、文文山集皆分散无存。若《僧禅》则专集僧语，又另为一集，与《儒禅》并行，大约以精切简要为贵。使读者开卷了然，醍醐一味，入道更易耳。《华严合论》精妙不可当，一字不可改易，盖又一《华严》也。如向、郭注《庄子》，不可便以《庄子》为经，向、郭为注；如左丘明传《春秋》，不可便以《春秋》为经，左氏为传。何者？使无《春秋》，左氏自然流行，以左氏又一经也，使无《庄子》，向、郭自然流行，以向、郭又一经也。然则执向、郭以解《庄子》，据左氏以论《春秋》者，

其人为不智矣。

（《李温陵集》卷二）

复耿中丞

四海虽大而朋友实难，豪士无多而好学者益鲜。若夫一往参诣，务于自得，直至不见是而无闷，不见知而不悔者，则令弟子庸一人实当之，而今不幸死矣！仆尚友四方，愿欲生死于友朋之手而不可得，故一见于庸，遂自谓可以死矣，而讷意子庸乃先我以死也耶！兴言及此，我怀何如也！公素笃于天伦，五内之割，不言可知。且不待远求而自得同志之朋于家庭之内，祝余之叹，岂虚也哉！屡欲附一书奉慰，第神绪忽忽，自心且不能平，而敢遽以世俗游词奉劝于公也耶？今已矣！惟念此问学一事，非小小根器者所能造诣耳。夫古人明以此学为大学，此人为大人矣。夫大人者，岂寻常人之所能识耶？当老子时，识老子者惟孔子一人；当孔子时，识孔子者又止颜子一人。盖知己之难如此。使令弟子庸在时，若再有一人能知之，则亦不足以为子庸矣。嗟嗟！勿言之矣！今所憾者，仆数千里之来，直为公兄弟二人耳。今公又在朝矣，旷然离索，其谁陶铸我也？夫为学而不求友与求友而不务胜己者，不能屈耻忍痛，甘受天下之大炉锤，虽曰好学，吾不信也。欲成大器，为大人，称大学，可得耶？

（《李温陵集》卷二）

答周二鲁

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此儒者之用，所以竟为蒙庄所排，青牛所诃，而以为不如良贾也。盖其朝闻夕可，虽无异路，至于用世处身之术，断断乎非儒者所能企及。后世稍有知其略者，犹能致清净宁一之化，如汉文帝、曹相国、汲长孺等，自利利他，同归于至顺极治，则亲当黄帝、老子时又何如耶？仆实喜之而习气太重，不能庶几其万一，盖口说自适而终是好适人之适，口说为己而终是看得自己太轻故耳。

老子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处众人之所恶，则几于道矣。”卜在黄安时，终日杜门，不能与众同尘；到麻城，然后游戏三昧，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始能与众同尘矣，而又未能和光也。何也？以与中丞犹有辩学诸书也。自今恩之，辩有何益！祇见纷纷不解，彼此锋锐益甚，光芒愈炽，非但无益而反涉于吝骄，自蹈于宋儒攻新法之故辙而不自知矣。岂非以不知为己，不知自适，故不能和光，而务欲以自炫其光之故与！静言思之，实为可耻。故决意去发，欲以人山之深，免与世人争长较短。盖未能对面忘情，其势不得不复为闭户独处之计耳，虽生死大事不必如此，但自愧劳扰一生，年已六十二，风前之烛，曾无几时，祝自此以往，

皆未死之年，待死之身，便宜岁月日时也乎！若又不知自适，更待何时乃得自适也耶？且游戏玩耍者，众人之所同，而儒者之所恶；若落发毁貌，则非但儒生恶之，虽众人亦恶之矣。和光之道，莫甚于此，仆又何惜此几茎毛而不处于众人之所恶耶？非敢自谓庶几于道，特以居卑处辱，居退处下，居虚处独，水之为物，本自至善，人特不能似之耳。仆是以勉强为此举动，盖老而无用，尤相宜也。

白下此时，五台先生在刑曹，而近溪先生亦已到。仆愧老矣，不能匍匐趋侍，兄既同官于此，幸早发兴一会之，五台先生骨刚胆烈，更历已久，练熟世故，明解朝典、不假言矣。至其出世之学，心领神解，又已多年，而绝口不谈，逢人但说因说果，令人鄙笑。遇真正儒者，如痴如梦，翻令见疑。则此老欺人太甚，自谓海内无人故耳。亦又以见此老之善藏其用，非人可及也。只有丈夫志愿，或用世，或出世，俱不宜磋过此老也。近老今年七十四矣，少而学道，盖真正英雄，真主侠客，而能回光敛焰，专精般若之门者，老而糟粕尽弃，秽恶聚躬、盖和光同尘之极，俗儒不知，尽道是实如此不肖。老子云：“天下谓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盖大之极则何所不有，其以为不肖也固宜。人尽以此老为不肖，则知此老者自希；知此老者既希，则此老益以贵矣。又何疑乎！仆实知此二老者，今天下之第一流也，后世之第一流也。用世处世，经世出世，俱已至到。风但细心听客，决知尺有大受用处也。然此言亦仆之不能自适处也，不真为己处也。何也？兄未尝问我此两人，又未尝欲会此两人者，我何故说此两人至此极也，岂非心肠太热之

故欤！一笑！一笑！

（《李温陵集》卷四）

答周柳塘

耿老与周书云，“往见说卓吾狎妓事，其书尚存，而顷书来乃谓弟不能参会卓吾禅机。昔颜山农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卓吾种种作用，无非打滚意也。第惜其发之无当，机锋不妙耳。”又谓“鲁桥诸公之会宴邓令君也，卓吾将优旦调弄，此亦禅机也，打滚意也。盖彼谓鲁桥之学，随身规矩太严，欲解其枷锁耳。然鲁桥之学，原以恭敬求仁，已成章矣。今见其举动如是，第益重其狎主辱客之憾耳。未信先横，安能悟之令解脱哉！”又谓“卓吾曾强其弟狎妓，此亦禅机也。”又谓“卓吾曾率众僧入一嫠妇之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簿之羞，士绅多憾之，此亦禅机也。夫子见南子是也。南子闻车声而知伯玉之贤，必其人可与言者。卓吾蔑视吾党无能解会其意，故求之妇人之中。吾党不己之憾，而卓吾之憾，过矣。弟恐此妇聪明未及南子，则此机锋又发不当矣。”

余观侗老此书，无非为我掩丑，故作此极好名色以代我丑耳。不知我生平吃亏正在掩丑著好，掩不善以著善，堕在“小人闲居无所不至”之中，自谓人可得欺，而卒陷于自欺者。幸赖真切友朋针膏肓，不少假借，始乃觉悟知非，痛憾追省，

渐渐发露本真，不敢以丑名介意耳。在今日正恐犹在诈善掩恶途中，未得全真還元，而侗老乃直以我为丑，曲为我掩，甚非我之所以学于友朋者也，甚非我之所以千里相求意也。迹真用意，非不忠厚款至，而吾病不可瘳矣。

夫所谓丑者，亦据世俗眼目言之耳。俗人以为丑则人共丑之，俗人以为美则人共美之。世俗非真能知丑美也，习见如是，习闻如是。闻见为主于内，而丑美遂定于外，坚于胶脂，密不可解，故虽有贤智者亦莫能出指非指，而况顽愚固执如不肖者哉！然世俗之人虽以是为定见，贤人君子虽以是为定论，而察其本心，有真不可欺者。既不可欺，故不能不发露于暗室屋漏之中，惟见以为丑，故不得不昭昭申明于大廷广众之下，亦其势然耳。夫子所谓独之不可不慎者，正此之谓也。故《大学》屡言慎独则毋自欺，毋自欺则能自慊，能自慊则能诚意。能诚意则出鬼门关矣。人鬼之分，实在于此，故我终不敢掩世俗之所谓丑者，而自沉于鬼窟之下也。使侗老而知此意，决不忍为我粉饰遮护至此矣。

中间所云“禅机”，亦大非是。夫祖师于四方学者初入门时，未辩深浅，顾以片言单词，或棒或喝试之，所谓探水竿也。学者不知，粘著竿头，不肯舍放，即以一棒趁出，如微有生意，然后略示鞭影，而虚实分矣。后学不知，指为机锋，已自可笑。况我则皆真正行事，非禅也；自取快乐，非机也。我于丙戌之春，脾病载余，几成老废，百计调理，药转无效。及家属既归，独身在楚，时时出游，恣意所适。然后郁闷自消，不须山查导化之剂；郁火自降，不用参耆扶元之药；未及半载而故吾复矣。乃知真药非假金石，疾病多因牵强，则

到处从众携手听歌，自是吾自取适，极乐真机，无一虚假掩覆之病，故假病自瘳耳。吾已吾病，何与禅机事乎？既在外，不得不用舍弟辈相随；弟以我故随我，我得所托矣。弟辈何故弃妻孥从我于数千里之外乎？心实怜之，故自体念之耳，又何禅机之有耶？

至于嫠妇，则兄所素知也。自我入邑中来，遣家属后，彼氏时时送茶馈果，供奉肉身菩萨，极其虔恪矣。我初不问，惟有等视十方诸供佛者，但有接而无答也。后因事闻县中，言语颇杂，我亦怪之，叱去不受彼供，此又邑中诸友所知也。然我心终有一点疑：以为其人既誓不嫁二宗，虽强亦誓不许，专心供佛，希图来报，如此诚笃，何缘更有如此传闻事，故与大众共一访之耳。彼氏有嗣子三十余岁，请主陪客，自有主人，既一访问，乃知孤寡无聊，真实受人欺吓也。其氏年已不称天之外矣，老年嫠身，系秣陵人氏，亲属无堪倚者，子女俱无，其情何如？流言止于智者，故余更不信而反怜之耳。此又与学道何与乎？念我入麻城以来，三年所矣，除相爱数人外，谁肯以升合见遗者？氏既初终如一，敬礼不废，我自报德而重念之，有冤必代雪，有屈必代伸，亦其情然者，亦何禅机之有，而以见南子事相证也？大抵我一世俗庸众人心肠耳，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人皆见南子，吾亦可以见南子，何禅而何机乎？子路不知，无怪其弗悦夫子之见也，而况千载之下耶！人皆可见，而夫子不可见，是夫子有不可也。夫子无不可者，而何不可见之有？若曰礼，若曰禅机，皆子路等伦，可无辩也。

所云山农打滚事，则浅学未曾闻之；若果有之，则山农

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之，何与诸人事，而又以为禅机也？夫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廷广众之中，馅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然，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而独山农一打滚便为笑柄也！侗老恐人效之，便日日滚将去。余谓山农亦一时打滚，向后绝不闻有道山农滚者，则虽山农亦不能终身滚，二况他人乎？即他人亦未有闻学山农滚者，而何必愁人之学山农滚也？此皆平日杞忧太重之故，吾独憾山农不能终身滚滚也。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本知山农果有此乎，不知山农果能终身滚滚乎！吾恐亦未能到此耳。若果能到此，便是吾师，吾岂敢以他人笑故，而遂疑此老耶！若不以自考，而以他人笑，惑矣！非自得之学，实求之志也。然此亦自山农自得处耳，与禅机总不相干也。山农为己之极，故能如是，倘有一毫为入之心，便做不成矣。为己便是为人，自得便能得人，非为己之外别有为人之学也。非山农欲于大众之中试此机锋，欲人人信己也，不信亦何害！然果有上根大器，默会深契，山农亦未始不乐也。吾又安知其中无聪明善悟者如罗公其人，故作此丑态以相参乎？此皆不可知。然倘有如罗公其人者在，则一打滚而西来大意默默接受去矣，安得恐他人传笑而遂已也？笑者自笑，领者自领。幸有领者，即千笑方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人说也，原不为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今切切于他人笑之恐，而不急急于一人领之喜，吾又不知其何说矣。其

亦太徇外而为人矣。

至于以刘鲁桥为恭敬，又太悖谬。侗老之粗浮有可怜悯者，不妨饶舌重为注破，何如？夫恭敬岂易易耶！古人一笃恭而天下平，一恭己而南面正，是果鲁桥之恭乎？吾特恨鲁桥之未恭耳，何曾以恭为鲁桥病也。古人一修敬而百姓安，一居敬而南面可，是果鲁桥之敬乎？吾特憾鲁桥之未敬耳，问曾以敬为鲁桥病也。甚矣吾之痛苦也！若信如鲁桥便以为恭敬，则临朝端默如神者决不召祸败。卫士传餐，衡石程书，如此其敬且勤也，奈何一再世而遂亡也耶？故知恭敬未易言也。非恭敬之未易言也，以恭敬之未易知也。知而言之则为圣人；不知而言之而学之，则为赵括读父书，优孟学孙叔，岂其真乎！岂得不谓之假乎！诚可笑也。

弟极知兄之痛我，侗老之念我，然终不敢以庸众人之心事兄与侗老者，亦其稟性如是；亦又以侗老既肯出此言以教我矣，我又安敢默默置可否于度外，而假为世间承奉之语以相奉承，取快于二公一时之忻悦已耶！

（《李温陵集》卷四）

寄答留都

观兄所示彼书，凡百生事，皆是仰资于人者。此言谁欺乎！然其中字字句句皆切中我之病，非但我时时供状招称，虽与我相处者亦洞然知我所患之症候如此也。所以然者，我以

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故虽屡承诸公之爱，诲谕之勤，而卒不能改者，惧其有碍于晚年快乐故也。自私自利则与一体万物者别矣，纵狂自恣则与谨言慎行者殊矣。万千丑态，其原皆从此出。彼之责我是也。

然已无足责矣。何也？我以供招到官，问罪归结，容之为化外之民矣。若又责之无已，便为已甚，非“万物一体”之度也，非“无有作恶”也，非心肝五脏皆仁心之蕴蓄也，非爱人无己之圣贤也，非言为世法、行为世则、百世之师也。故余每从而反之曰：吾之所少者，万物一体之仁也，作恶也。今彼于我一人尚不能体，安能体万物乎？于我一人尚恶之如是，安在其无作恶也？屡反责之而不知痛，安在其有恻隐之仁心也？彼责我者，我件件皆有，我反而责彼者亦件件皆有，而彼便断然以为妄，故我更不敢说耳。虽然，纵我所言未必有当于彼心，然中间岂无一二之几乎道者？而皆目之为狂与妄，则以作恶在心，固结而难遽解，是以虽有中听之言，亦并弃置不理。则其病与我均也，其为不虚与我若也，其为有物与我类也；其为捷捷辩言，惟务己胜，欲以成全师道，则又我之所不屑矣。而乃以责我，故我不服之。使建昌先生以此责我，我敢不受责乎？何也？彼真无作恶也，彼真万物一体也。

今我未尝不言孝弟忠信也，而谓我以孝弟为剩语，何说乎？夫责人者必己无之而后可以责人之无，己有之而后可以责人之有也。今己无矣而反责人令有，己有矣而反责人令无，又何也？然此亦好意也。我但承彼好意，更不问彼之有无何如，我但虚己，勿管彼之不虚；我但受教，勿管彼之好臣所

教；我但不敢害人，勿管彼之说我害人。则处己处彼，两得其当，纷纷之言，自然冰释。何如，何如？

然弟终有不容默者。兄固纯是仁体矣，合邑士大夫亦皆有仁体者也。今但以仁体称兄，恐合邑士大夫皆以我为麻痹不仁之人矣。此甚非长者之言“一体”之意也。分别太重，自视太高，于“亲民”“无作恶”之旨亦太有欠缺在矣。前与杨太史书亦有批评，倘一一寄去，乃足见兄与彼相处之厚也。不然，便是敬大官，非真彼之益友矣。且彼来书时时怨憾邓和尚，岂以彼所恶者必令人人皆恶之，有一人不恶，便时时仇憾此人乎？不然，何以千书万书骂邓和尚无时已也？即此一事，其作恶何如！其忌刻不仁何如！人有谓邓和尚未尝害得县中一个人，害县中人者彼也。今彼回矣，试虚心一看，一时前呼后拥，填门塞路，趋走奉承，称说老师不离口者，果皆邓和尚所教坏之人乎？若有一个肯依邓豁渠之教，则门前可张雀罗，谁肯趋炎附热，假托师弟名色以争奔竞耶？彼恶邓豁渠，豁渠决以此恶彼，此报施常理也。但不作恶，便无回礼。至嘱！至嘱！

（《李温陵集》卷四）

书常顺手卷呈顾冲庵

无念归自京师，持顾冲庵书。余不见顾十年余矣，闻欲攀我于焦山之上。余不喜焦山，喜顾君为焦山主也。虽然，倘

得从顾君游，即四方南北可耳，何必焦山？必焦山，则焦山重；若从顾君，则不复知有山，况焦山特江边一髻者哉！可不必也。

余有友在四方，无几人也。老而无朋，终日读书，非老人事，今惟有等死耳。既不肯死于妻妾之手，又不肯死于假道学之手，则将死何手乎？顾君当知我矣，何必焦山之之也耶？南北中边，随其所到，我能从焉，或执鞭，或随后乘，或持拜帖匣，或拿交床俱可，非戏论也。昔季子葬子于赢、博之间，子尚欲其死得所也，况其身乎？梁鸿欲埋于要离坟傍，死骨犹忻慕之。况人杰盖世，正当用世之人乎？吾志决矣。

因无念高徒常顺执卷索书，余正欲其往见顾君以订此盟约也，即此是书，不必再写书也。

（《李温陵集》卷四）

与管登之书

承远教，甚感。细读佳刻，字字句句皆从神识中模写，雄健博达，真足以超今绝古。其人品之高，心术之正，才力之杰，信足以自乐，信足以过人矣。虽数十年相别，宛然面对，令人庆快无量也。如弟者何足置齿牙间，烦千里在问哉？愧感！愧感！

第有所欲言者，幸兄勿谈及同学之事。说学问反埋却种种可喜可乐之趣。人生亦自有雄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种也？如

空同先生与阳明先生同世同生，一为道德，一为文章，千万世后，两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谈道德耶？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岂减于阳明先生哉？愿兄已之！待十万劫之后，复与兄相见，再看何如，始与兄谈。笑笑。

（《李温陵集》卷六）

增补二

复焦弱侯

无念回，甚悉近况。我之所以立计就兄者，以我年老，恐不能待也。既兄官身，日夜无闲空，则虽欲早晚不离左右请教，安能得？官身不妨，我能蓄发屈己相从，纵日间不闲，独无长夜乎？但闻兄身心俱不得闲，则我决不可往也无疑也。至于冲庵，方履南京任，当用才之时，值大用之人，南北中外尚未知税驾之处，而约我于焦山，尤为大谬。舍稳便，就跋涉，株守空山，为侍郎守院，则亦安用李卓老为哉？计且住此，与无念、凤里、近城数公朝夕龙湖之上，虽主人以我为臭秽不洁，不恤也。所望兄长尽心供职业！

弟尝谓世间有三等作怪人，致使世间不得太平，皆由于两头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此

其人身心俱劳，无足言者。独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讲学便讲学，不喜讲学便不肯讲学。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顾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故可称也。赵文肃先生云：“我这个嘴，张子这个脸，也做了阁老，始信万事有前定。只得心闲一日，便是便宜一日。”世间功名富贵，与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缚人，人自束缚耳。狂言如此，有可采不？

无念得会顾冲庵，甚奇，而不得一会李渐庵，亦甚可撼！邹公有教赐我，杨公有俸及我，皆当谢之。然我老矣，伏枕待死，笔墨久废，且以衰朽田野之老，通刺上国，恐以我为不祥也。罢罢！自告免状，知不我怪。向邹公过古亭时，弟偶外出，不得扼趋侍从，悔者数日。夫金马玉堂，所至蓬华生光，既过三日，余香犹在，孰不争先快睹耶？鄙人独不得与，何缘之寡薄也！

有《出门如见大宾篇说书》，附往请教，尚有《精一》题、《圣贤所以尽其性》题，未写出、容后录奉。大抵圣言最切实，最有用，不是空头语。若如说者注解，则安用圣言为耶！世间讲学诸书，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龙溪先生者。弟旧收得颇全，今俱为人取去，无一存者。诸朋友中读经既难，读大慧《法语》及中峰《广录》又难，惟读龙溪先生书，无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后世不浅矣。闻有《水浒传》，无念欲之，幸寄与之，虽非原本亦可；然非原本，真不中用矣。方庵至今在滇，何耶？安得与他一会面也！无念甚得意此行，以谓得遇诸老。闻山东李先生向往甚切，有绝类离群之意。审此，则令我寤寐尔思，展转反侧，曷其已耶！袁公

果能枉驾过龙湖，明年夏初当扫馆烹茶以俟之，幸勿爽约也！杨复所憾与兄居住稍远，弟向与柳老处，见其《心如谷种论》及《惠迪从逆》作，是大作家。论首三五翻，透彻明甚，可惜末后作道理议论，稍不称耳。然今世要未能作此者，所谓学从信门入是也。自此有路径可行，有大门可启，堂堂正正，日以深造，近溪先生之望不孤，而兄等得良侣矣。弟虽衰朽，不堪雕琢，敢自外于法席之下耶？闻此老求友不止，决非肯以小成自安者，喜何如也！

我已主意在湖上，只欠五十金修理一小塔，冬尽即搬其中。祝无功过此一会，虽过此，亦不过使人道他好学、孳孳求友如此耳。大抵今之学道者，官重于名，名又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使学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则视弃名如敝帚矣。无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学，多以我辈为真光棍也。于此有耻，则羞恶之心自在。今于言不顾行处不知羞恶，而恶人作耍游戏，所谓不能三年丧而小功是察也，悲夫！

近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书》一篇。世间人谁不说我能知人，然夫子独以为患，而帝尧独以为难，则世间自说能知人者，皆妄也。于问学上亲切，则能知人；能知人则能自知。是知人为自知之要务，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于用世上亲切不虚，则自能知人；能知人由于能自知。是自知为知人之要务，故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尧、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务也”。先务者，亲贤之谓也。亲贤者，知贤之谓也。自古明君贤相，孰不欲得贤而亲之，而卒所亲者皆不贤，则以不知其人之为不贤而妄以为贤而亲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则不失人，不

失人则天下安矣。此尧之所难，夫子大圣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视之。呜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时之喜怒，以一人之爱惜，而欲视天下高蹈远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秽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难，立位最难。若但取一概顺己之侣，尊己之辈，则天下之上不来矣。今诵诗读书者有矣，果知人论世否也？平日视孟轲若不足心服，及至临时，恐未如彼“尚论”切实可用也。极知世之学者以我此言为妄诞逆耳，然逆耳不受，将未免复蹈同心商证故辙矣，则亦安用此大官以诳朝廷，欺天下士为哉？毒药利病，刮骨刺血，非大勇如关云长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负孔子、孟轲者而顾不如关义勇武安王者也。祇此一书耳，终身之交在此，半路绝交亦在此，莫以状元恐吓人也。世间友朋如我者绝无矣。

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于全刻抄出作四册，俱世人所未尝取者。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长公俯就世人而作者也。至其真洪钟大吕，大扣大鸣，小扣小应，俱系彼精神髓骨所在，弟今尽数录出，间时一披阅，平生心事宛然如见，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朝夕共游也。憾不得可写一部，呈去请教耳。倘印出，令学生子置在案头，初场二场三场毕具矣。龙溪先生全刻，千万记心遗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观也。盖《近溪语录》须领悟者乃能观于言语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绳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解脱门，得者读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读之足以证入也。

弟今年六十二矣，病又多，在世日少矣，故所言者皆直致不委曲。虽若倚恃年老无赖，然于相知之前，亦安用委曲为也！若说相知而又须委曲，则不得谓之相知矣。然则弟终无一相知乎？以今观之，当终吾身无一相知也。

（《李温陵集》卷四）

寄答京友

“才难，不其然乎！”今人尽知才难，尽能言才难，然竟不知才之难，才到面前竟不知爱，幸而知爱，竟不见有若己有者，不见有称喜赞扬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荐祢正平，跣足救杨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虽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则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呜呼！吾无望之矣！

举春秋之天下，无有一人能惜圣人之才者，故圣人特发此叹，而深羨于唐、虞之隆也。然则才固难矣，犹时时有之；而惜才者则千古未见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当其位。入齐而知晏平仲，居郑而知公孙子产，闻吴有季子，直往观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灭而不见哉！然则孔子之叹“才难”，非直叹才难也，直叹惜才者之难也。

夫才有巨细，巨才方可称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为尤难。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祸害，身当其任，勇以行之，而

不得一第，则无凭，虽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凭据，可藉手以荐之矣，而年已过时，则虽才如张襄阳，亦安知听者不以过时而遂弃，其受荐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处必寡，其瑕疵处必多，非真具眼者与之言必不信。当此数者，则虽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过人，才学冠世，为当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纵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与之并时，朝闻而夕用之也。呜呼！可叹也夫！

（《李温陵集》卷四）